无线Sniffer嗅探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序曲(1)
- 第2节：序曲(2)
- 第3节：第一章相亲(1)
- 第4节：第一章相亲(2)
- 第5节：第一章相亲(3)
- 第6节：第一章相亲(4)
- 第7节：第二章进展(1)
- 第8节：第二章进展(2)
- 第9节：第二章进展(3)
- 第10节：第二章进展(4)
- 第11节：第二章进展(5)
- 第12节：第二章进展(6)
- 第13节：第二章进展(7)
- 第14节：第二章进展(8)
- 第15节：第三章旧情(1)
- 第16节：第三章旧情(2)
- 第17节：第三章旧情(3)
- 第18节：第三章旧情(4)
- 第19节：第三章旧情(5)
- 第20节：第四章婚前(1)
- 第21节：第四章婚前(2)
- 第22节：第四章婚前(3)
- 第23节：第四章婚前(4)
- 第24节：第四章婚前(5)
- 第25节：第四章婚前(6)
- 第26节：第四章婚前(7)
- 第27节：第五章探亲(1)
- 第28节：第五章探亲(2)
- 第29节：第五章探亲(3)
- 第30节：第五章探亲(4)

- 第31节：第五章探亲(5)
- 第32节：第五章探亲(6)
- 第33节：第五章探亲(7)
- 第34节：第六章家属(1)
- 第35节：第六章家属(2)
- 第36节：第六章家属(3)
- 第37节：第六章家属(4)
- 第38节：第六章家属(5)
- 第39节：第六章家属(6)
- 第40节：第六章家属(7)
- 第41节：第七章结婚(1)
- 第42节：第七章结婚(2)
- 第43节：第七章结婚(3)
- 第44节：第七章结婚(4)
- 第45节：第七章结婚(5)
- 第46节：第七章结婚(6)

第1节：序曲(1)

序曲

谈笑回头看看自己的小车，虎头虎脑的黄色小"雨燕"几乎要淹没在铺天盖地的雪花里。来北京这么久了，还没见过如此大的雪。山区和京城果然不一样。

"招待所还有没有客房？这么大的雪我开不回去。"脑子里空空的，谈笑努力不去看眼前黑着脸的人，压抑着失望的情绪，把注意力集中到雪花上--好大的雪啊！

眼前那张黑脸上下左右地晃动，在雪幕中分外显眼。谈笑有些奇怪：风这么大，这个人的咆哮居然还能钻进自己的耳朵--"谁让你这个时候来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下雪，我开不回去。附近有住的地方吗？"鉴于这个人表现出来的非理智性，谈笑没有直截了当地要求住宿。

陆枫一脑门子事儿，"你来得这么突然，我什么都没有准备，能住哪里？添乱！胡闹！"刚抓回来一个逃兵，赵伯州已经下去了，他在这里等消息。消息没等来，老婆顶风冒雪地过来凑热闹，这要是她再掉进山沟，到底让他顾哪一头？

添乱，绝对是添乱！

陆枫觉得头都大了，撇了撇嘴说："算了，先住我那儿吧。"

所谓"他那儿"，也算不得一个正经的住处。陆枫所在的这个营没有营长，他以副营长暂代营长之职，已经做了两年了。按理说今年差不多就该转正或者另有提升，想不到竟然出了新兵逃跑事件。这种事可大可小，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陆枫心情不好，把谈笑领进宿舍。因为陆枫家是本市的，又没有随军家属，所以就紧挨着办公室找了个很小的房间作为自己的宿舍。他的宿舍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床底下塞只箱子，就是全部家当了。那张床配上陆枫的身材就像细木棍上压了个秤砣，吱吱嘎嘎

地要散架，被战友们戏称为"小龙女的绳床"。如果谈笑住在那儿，他只能换个地方。不是不能挤在一起，而是怕挤坏了床，毁坏公物。不过，陆枫暗忖，谁知道今晚能不能睡觉！上回有个新兵逃跑，抓回来后，几个班长差点儿把那小子打死。上面已经严命不许再出类似事故，眼看年底了，可千万不能出事儿。何况这也算自己的工作成绩，千万……

陆枫看看裹得严严实实的谈笑，出离愤怒了，叹了口气，转身往自己的宿舍走。不是不想去招待所，实在是年底了，家属们早就把房间订光了。

谈笑点点头，好像没有注意到陆枫的不耐烦，只是为解决了住处松了口气。

陆枫看她那副水波不兴的样子，突然火气更大了。他哼了一声，快步走开。

车子开进大院，楼房的有些窗口偶尔会冒出一两张年轻的脸，闪了一下就缩回去了。

谈笑裹紧大衣，从后备厢里提出陆枫妈妈带给他的东西，上了三楼。

屋子很小，谈笑把东西递给陆枫。陆枫端着一只脸盆进来，里面盛了些水，"晚上你先用这个吧，楼里没有女厕。"

谈笑一进门就看见那张小床，看来即使自己来了，也是"夫妻分居"。她裹着大衣坐在床边，脸颊僵硬得连笑一笑都难。

陆枫放下盆子，一时找不到话题，搓了搓手说："我还有事儿，你自己收拾吧。"

谈笑点点头，沉默着。

陆枫也察觉出自己的态度有问题，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弥补，深深吸了口气。想起那些烦心事，他忍不住叹气，掉头就走。

外面的风雪似乎小点儿了，陆枫坐在办公室里。指导员赵伯州已经回来了，正在暖气片旁取暖。他找了几个排长到出事的那个班蹲

点，今晚应该没事。赵伯州看陆枫心情不好，说："老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追回来了嘛！我想，上边应该不会过问。毕竟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太严了也要考虑影响。你先去陪弟妹，这里有我。"

陆枫扭头看向一边，瓮声瓮气地说："不用管她！连声招呼也不打，这里这么多事儿，谁顾得上她！"

赵伯州扑哧一声笑了，"天大地大，老婆最大。你呀，还是赶紧回去，今晚我替你值班。赶明儿你嫂子来了，你再把我替回来。今儿啊，你就好好地、暖暖和和地睡个觉！"说完，赵伯州坏坏地眨巴一下眼睛。

第2节：序曲(2)

陆枫还是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但是看来已经动心了。赵伯州也没逼他，省得显得自己贫嘴，换了个话题："现在的小孩儿啊，太娇惯，稍微受点儿苦就要死要活的。你说，这再难受有死难受吗？唉，不能打不能骂，思想工作还得做。可是，你说一句他有一百句回给你。唉，难啊！"赵伯州连着叹了两口气，最后用摇头结束了他的感慨。

他似乎忘了，陆枫也是家里的独子，也曾经破坏校规差点儿被劝退。但是现在的陆枫早已不复当年。人们总是很容易忘记过去，尤其是不光彩的、悲伤的，惨烈的事儿就更容易忘记。像陆枫这样严于律己的人，对自己小时候的斑斑劣迹也忘得只剩下"英雄事迹"了。所以，他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同赵伯州的观点。

其实，论外表，陆枫比赵伯州还像政工干部。胡子永远剃得发青，领子永远扣得周正，连头发都是数年如一的发型。年纪轻轻，嘴角已经有了深深的法令线，足见平日某种动作做得过多。干部们私下议论，副营长平时不爱说话，但真唠叨起来，可比指导员能说多了。有一次陆枫喝多了，天文地理，古往今来，从原始社会的狩猎，到未来的星球大战，整整说了一个晚上。那些没喝醉的人都听得精神了，喝醉的人醒了继续听。但是，如果没喝酒，陆枫的嘴巴就像蚌壳一样，除非他自己愿意，否则谁也别想撬开。

不过，这时候他不太想理会赵伯州，满脑子都是隔壁的女人，整个人像在水里、火里滚，不得安宁。

想起谈笑主动跑来看自己，就像水过沙地，他四肢百骸都舒坦；可是想起这冰天雪地，尤其是那段山路，稍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山谷，他的心就揪起来，变成了一个大太阳，火烧火燎的，那点儿甜水还没喝完就先烤干了。

不过，前面有了赵伯州的话，又想想如花似玉的老婆在那儿等着，陆枫告诉自己，一个大男人"应该"照顾一下女人的情绪。况且好男不跟女斗，男人的风度就在于勇于承担女人这个"包袱"--因为她们天生就是给男人找麻烦的。但是，今天晚上真的会平安无事吗？那个班长今年可指望着提干呢，这次逃兵肯定让他没戏了。不仅没戏，能不能继续留在部队都难讲！陆枫还是不放心，闷不吭声地坐在那儿，在留与去之间煎熬。

或者，晚点儿再去吧！自己的老婆，还能跑了不成？

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在军校是优秀学生，在部队是优秀排长、优秀连长，又是最年轻的营职干部，前途可观。可是，作为男人，他也许还算不上优秀--如果以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经验来衡量他的成熟度，陆枫可能连及格都不够。从小到大，他的梦想就是当兵，当好兵，当元帅。他的青春期全部躁动于对战争和将帅如饥似渴的探索中，竟然丝毫没有注意本来应该关注的对象--女生！

如果不是那次相亲，如果那次相亲的对象不是谈笑，一切都会不一样……

谈笑很快安顿好自己。她躺在床上，听着雪花簌簌飘落的声音，右手拇指扣在左手手腕上，摸着脉搏跳动的频率。一、二、三……这是对付失眠很好的办法。在母亲走后的日子里，这个法子曾帮她走出阴霾，帮她重新面对生活。曾经她一度以为再也不需要它了，可是今夜却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它，而且还不管用了！

眼角湿漉漉的，谈笑拽着被子一角擦了擦。不许哭！不然明天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被人看笑话。更何况，那么一个男人……唉，说他什么好呢？想起陆枫，谈笑忍不住长叹，耳边听着自己的叹息混杂着外面呼啸的风声，越发显得孤单，泪水已然喷涌而出。心中似乎有两个小人，一个已经晕倒在地，另一个只能无奈地叹气。

说不清什么原因，或者是根本不愿意去探究问题的根源。只是在这个时刻，所有的记忆片段在兜兜转转了无数个流年之后，终于集中

到某个轨道上突然来袭。猝不及防，便悲从中来，她不由得潸然泪下。或许未见得有多少可触的痛楚，只是如此难过，无法自持……

深渊中，谈笑看见母亲的脸，一样的潸然。

难道，这便是女人的结局?

谈笑索性披衣下床，拉开窗帘，推开窗户，冷风扑面而来，夹着雪花，冰凉沁骨。这才是她熟悉的感觉。世事本应如此！

就像三年前那样的大雪天，鹅毛大雪覆盖了故宫角楼的重檐琉瓦。她开着车跑在最喜欢的景山前街上，并不知道即将见面的男人会带给她怎样的一个转身……

第3节：第一章相亲(1)

第一季 "古墓派"婚姻

婚姻如果真的是坟墓，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古墓派"。

"古墓派"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绝情，绝性！

第一章相亲

两年前。小雪。

京城很干旱，水分越来越少。即使预报有雪，多半是安抚人心，平息谣言，地上总是干干的，见不到一点儿湿意。

谈笑关上电脑和加湿器，看了看外面昏黄的天空。

"谈笑，这么早就走了？"同事从格子间里探出头。

"嗯，有点儿事。"

"后天你就出差了，利上公司的年度审计文件看得怎么样了？"

"明天晚上E?mail给你。"

"好的，节日快乐！"同事笑眯眯地送上祝福，又埋头工作了。

即使是过节，在这些人看来也不过是一个稍长点儿的假期，还有可能过不上。

谈笑大学毕业时拿到律师资格证，来到这家律所从实习生做起，目前正在考虑是继续做授薪律师还是要求转为提成律师。这家律所的老板秦律师是法律界的资深人士，案源很多，做授薪律师并不愁没事情做。谈笑觉得这对今后拓展自己在法律界的人脉很有好处。但是相对外所里的同学，薪水就有些可怜了。好在她一个人饱了全家不愁，每每想起"远大前途"就又兴奋地投入工作中了。所里的律师都说谈笑是"拼命三娘"，比老黄牛还任劳任怨。

今天的事在谈笑的生活里常见，但并不重要--相亲。到了年纪，周围的人都会替你留心，更何况是一个眼看要超龄的"宅女"。

相亲的地点约在万寿路文博大厦下面的一个咖啡厅里。谈笑只是听说那个人家在万寿路附近，据说他正在休探亲假。谈笑用自己的积

蓄买了一辆黄色的小"雨燕"，虎头虎脑的外表看起来非常有精神，只是应了同事们说的那句话：和她的气质太不相符。

京城冬天的下午六点，路上少了昔日车水马龙的景象，露出古都特有的肃穆。明天是元旦，公休一日，后天出差，二月份过年。谈笑想着接下来的工作安排，车已行过长安街。

谈笑驾车转入立交桥辅路，暂时脱离工作的脑子突然冒出四个字--"之子于归"。

这是上午和所里一个姓郑的女律师聊天时提到的词。那个女律师早年法科毕业，曾经是国家财政部的官员，退休之后不想休息，又拿了资格证出来当律师。她老公办了一家企业，唯一的女儿明年考大学，今天的相亲对象就是她介绍的。

她说"之"是"这"，"子"指"女子"，"于归"就是"出嫁"。古人认为女子只有嫁到夫家才算真正回家--"归"了。她说，女人这一辈子苦也罢甜也罢，都要结一次婚。结了婚，才有机会明白为什么"好"字要这么写。哪怕将来分手了，落泪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人生便也无憾了。谈笑的眉毛微微动了动，迅速垂下眼帘，笑着说："难怪古代的女子都受男人欺负！若是男人娶到老婆也叫"归"，恐怕这世上拼命争取的就是男权了。"

无憾？可是"不可惜"的意思？是因为结婚"不可惜"，还是因为不结婚而"不可惜"？谈笑压下心中的躁动，细细地听着。

郑律师说："这人啊，到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孩子就生孩子，别排斥。你们现在年轻，总觉得有时间有精力，可时间、精力这东西消耗得最快，还没留意的时候就用完了。你看，我现在虽然身材没你好，皮相没你年轻，可是跟同龄人比起来也不算难看。这魅力……呵呵，还是有的，不耽误！告诉你一个秘诀，有了它，这辈子你都不会受欺负。"

谈笑依然眯着眼睛笑嘻嘻的。她有一双天然的笑眼，即便生气的时候，那双眼睛也是弯弯的，眼角微微挑起。

第4节：第一章相亲(2)

郑律师说："独立。有了这俩字，就等于孙猴子进了炼丹炉，炼出火眼金睛，还没被烧死。"

谈笑斟酌着回应："这婚姻……要怎么才能独立？"

郑律师仔细想了想，为难地说："哎呀，我一直觉得自己挺独立的，可是你这么一问，我仔细想了想，似乎也挺依赖我家里那位的。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能独立到哪儿去？算啦，算啦，当我没说吧。不过我年轻那会儿，可真是独立呢！工作，带孩子，家里家外，从来不跟我男人吐个难字儿。"

谈笑点点头，眼神有点儿恍惚。同人不同命，她也曾亲眼见过这样的女人--照顾老人，照顾孩子，照顾家里，照顾单位，千算万算，最后丢了老公，甚至丢了自己！

谈笑讨厌动不动就说爱的女人，更不愿意看见为爱牺牲一切的人。那是她心底的一个黑洞，一旦打开，所有的快乐就像一道暗淡的光线，倏地一下子被吸进去了，无影无踪……她不知道自己活在这个世上的目标是什么，也不在乎这个世界是怎么看自己的。她只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放弃，只知道不能让自己活得很差，只知道不能被某些人看扁了。而这一切的一切，只为了祭告一个不甘心离去的灵魂！

"哎呀，谈笑，你妈妈要是在，肯定会为你的婚事着急的。"郑律师如是结束。

谈笑的面皮抽动了一下，"是吗？那就……找个人结婚吧！"

相亲的地点在文博大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面不大，装修也一般。谈笑把额前的刘海向耳后捋了捋，黑色的头发齐齐地垂在白衬衫的领子上，发尾微微内扣，利落而不失温文。她进门解开大衣的扣子，转头看向约好的桌子--那儿已经坐着一个军人了。

陆枫提前赶到约会地点，他觉得让女孩子就自己的方便似乎有些失身份，更不愿意到晚了丢了面儿。到得有些早，陆枫观察了一下周

围的情况，估量了一下自己的荷包，大概还能承受。

谈笑一进门，陆枫就看见了。她是那种存在就不能让人忽视的人，似乎周身总是环绕着一种气场，压着别人，压着环境，压着目光。

陆枫不着痕迹地审视谈笑。这个女人挂着明显的黑眼圈，看起来非常疲惫，甚至不像二十多岁的人。眉目疏朗，说不上惊艳，仔细看却很是耐看。但是，不知是否是经历的关系，她明明一副天生的笑模样，被那薄薄的嘴唇一勾，便显得有几分刻薄。陆枫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谈笑，她的眉眼间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一双眼睛空灵得好像什么都看透，又好像什么都不明白，透着些少年才有的迷茫。那是陆枫在部队里经常从新兵眼中看到的。可就是这种眼神配上那副嘲讽的表情便有了另一番滋味，让人油然生怜。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女人?

他收回目光。谈笑举手投足彬彬有礼，却又高高在上，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令人称羡的职业背景的人惯常的高傲姿态。而且，这种高傲已经完全职业化。女人到了这种境界，只能用"女强人"这个词来描述。

陆枫拿着捏着，好像心里藏了千百个念头，嘴角一动就有数不尽的妖魔鬼怪要冒出来！

他正想着，谈笑伸手捋了捋鬓角的头发，一只小巧圆润如珍珠般的耳垂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雄性动物的视线给抓住了。

陆枫一直认为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动物性原因高于社会性原因。爱情只是女人闲着没事拿来玩儿的。对于男人来说，活塞运动本身的意义应该高于其对象的选择性。反正万"恋"不离其"宗"--不过是从往复循环中获得肉体的快感。他也实践过，甚至觉得若这就是全部的根本，结婚简直是件太浪费时间和生命的事情。

但是，人不能不结婚。到了年纪不结婚，就会被视作怪物。

陆枫觉得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正好元旦探亲时，老妈朋友的朋友说他们外聘的一个顾问如何如何好，一定要见见。战友里面相亲成功的不在少数，作为一种经过验证的有效方式，陆枫并不排斥。关键是相亲的对象如何。最好能像隆美尔的妻子，或者巴顿的妻子也行。在他心里，唯一的浪漫可能就是巴顿写给妻子的情书，里面充斥着对战场的向往和躁动。巴顿热情地向年轻羞涩的未婚妻解说康伯雷的战斗，详细地说明坦克的效能。

第5节：第一章相亲(3)

陆枫崇拜两个人--隆美尔和巴顿。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应该是那种可以坐在旁边，安静地听自己谈论战争、坦克、飞机、导弹的女人。

谈笑不是比阿特丽思。

她是那种都市里的女孩儿，心里藏着千千结，外面穿着厚厚的盔甲，刀枪不入，还能无情地还击。第一眼，陆枫就觉得她是一把精巧的勃朗宁手枪。

谈笑打量着陆枫。

那是个军人，所以具有军人的一切外在特征：军装，笔直的坐姿，严肃的表情，还有白瓷杯旁突兀的黑手，以及修剪整齐的指甲。一眼望去就是一个字--正。

谈笑想起关于军婚的种种规定，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军人，意味着什么？

稳定的夫妻关系；聚少离多的日子；差强人意的社会地位……应该够了吧！尤其是"聚少离多"，谈笑觉得很满意。她不要爱情，只要婚姻。一个没有男人的家，既能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也适合自己现在的状况，还能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闭嘴！

谈笑见陆枫不开口，便说道："我是谈笑，谈天说地的谈，笑话的笑。讲笑话的意思。"说完，她习惯性地笑了一下。就像与客户见面，这笑容已经成了习惯。

陆枫低下头，他没想过自己要找一个"白骨精"。虽然周围也听说有的战友找到了海归，但自己这种野战部队的人，终日驻守部队，印象中周围大多数的军嫂都是任劳任怨、泼辣能干的类型。这些时尚、娇气高傲、终日应酬，习惯了灯红酒绿的职业女人，能耐得住寂寞吗？陆枫越想越觉得不搭界。什么阿特丽思，在中国，能找到老婆就不错了！

唉！陆枫心里叹了口气，就没有继续交往下去的意思了。意兴阑珊，连提问都觉得多余。

"能问下您平时都做什么吗？"谈笑看出陆枫兴趣不大，不过她要是知难而退那就不是谈笑了。今天郑律师的最后一句话让她拿定了主意，所以她也不打算浪费时间。

陆枫坐直身子，简单地说："训练。"

"一直吗？"

"每天。"

"那今天呢？"

"探亲。"

"所以您不是每天训练，对吧？"谈笑抬起头，鹅蛋般的脸上挂满了笑意，"别介意，开个玩笑。我通常也会说自己每天工作，但是今天相亲，所以也算不上每天都工作。一般来说，人们在说话的时候习惯一概而论，因为这样更利于表达的效率，但是实际上很多话是经不起推敲的。我这是职业习惯，你别介意啊！"谈笑用同样的逻辑调侃了一下自己，有些冷的笑话，需要对方配合暖场。

陆枫初听谈笑的推论，尴尬之余觉得有些恼火。粗粗的眉毛一拧，一股火气呼啦啦地上来了。偏偏这时谈笑又道了歉，那火气就显得有些没道理。陆枫干笑两声，结果让场面更冷了。沉默中，他觉得有点儿不合适，想说什么，一抬头正碰上谈笑笑意盈盈的眼睛。不经意间，一丝婉转妩媚流泻，缠住陆枫的目光。

谈笑没有察觉男人的心思，还打着自己的算盘，嘴上开始不停地问。也许是职业习惯，她没太考虑陆枫的感受。

"您探亲的时候多吗？"

"不多。这么多年除了毕业那次，这是第一次探亲。"

"那您有没有转业计划？对不起，这样问可能不合适。不过我想知道您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陆枫已经觉察自己的被动，莫名其妙地就想扳回一些。反正也没指望两人有什么发展，这次见面后说不定再也见不着了。陆枫有些坏心思地想着，慢慢地说："长远规划嘛……实在不行就喂猪呗！在部队待一辈子。"根据他的有限经验，能接受这种安排的女人不多。

"呵呵！"谈笑捂着嘴干笑了两声，脸上应景地露出些许尴尬，"嗯，明白，革命事业嘛！现在能这么奉献的人不多了。那你父母怎么看？"

"他们很支持！"陆枫更尴尬了。谈笑似乎没有他预想的那种情绪，好像他就应该喂猪，好像他就是个喂猪的。而且看起来谈笑也没把他想成能做别的事情的人--除了喂猪！

这可太伤自尊了！陆枫无比沮丧。早知道就说当兵好了，永远是志愿兵！反正她也不懂。

第6节：第一章相亲(4)

谈笑以为陆枫不耐烦了，伸出手指比画了一个"一"字，"最后一个问题，您的身体……我是说生理，没什么问题吧？"

轰--不知道是羞的，还是气的，陆枫双手啪的一声摁在桌子上，使劲儿压了压才没有站起来，脸上一片绯红。

谈笑无辜地解释："既然是相亲，总要了解清楚。这些问题迟早要面对，问得直接些有助于提高效率，希望您能理解。况且……"谈笑看看自己的表，"我的时间……一样有限！"

陆枫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话，"我们……不可能面对这个问题！"这太伤面子了，要是每次相亲女方都问这个问题，他还怎么做人！难道他是那么随便的人吗？还是……谈笑是很随便的人？

陆枫眯起眼睛，异样地看着谈笑。

谈笑还在继续问："是吗？您的意思是，我们不可能发展到面对这个问题的程度？还是您的身体不适合结婚生子？"

"我对你没兴趣！也希望你能自重些！"陆枫低低地吼出来。这个女人极其无礼，他也没必要保持风度。

谈笑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黑色皮夹子，轻轻一按银色的金属扣子，里面是一打整齐的名片。她用食指和中指拈出一张，递到陆枫的面前，"我的目的很正统，动机也很纯洁。这次相亲，我真心希望能建立一个家，是以结婚为目的来的。这跟一见钟情无关，只是为了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的组建。这样吧，简单地说，我觉得您很符合我的结婚条件。为了节约我们的时间，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您希望进一步交往，随时和我联系。"

陆枫的脸有那么一瞬的发白，然后就变黑了。面前这个女人欠揍，但是他从不打女人，真的不打女人。陆枫攥紧拳头，藏在桌子底下，一声不吭地压着火气。他准备稍稍平息一下再走，省得破了自己的规矩。

谈笑见陆枫的脸色难看，有点儿为难地解释："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如果你不需要一个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做老婆，而只是需要一个老婆，我想我可以做好。当然，作为丈夫这个职业也需要你有所付出。第一，我们自己单独住，但是我会代你照顾你的父母；第二，我的工作非常忙，不可能三天两头找你或联系你，希望你不要在这方面强求我；第三，我希望你能永久献身部队，而我不会随军去照顾你。这些条件归结起来只是一点：结婚，但是保持彼此的独立性，互不打扰。当然，我会在必要的时候去探望你，略尽夫妻之责。还有，如果你以为这个条件让你可以占些什么便宜的话，麻烦你仔细看看我的名片。作为法律从业人员，我会尽量使用我的权利。最后，我还是要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很自重的人。希望你在考虑我的要求时，也能自重一些。我不希望对自己的相亲对象动用任何法律的手段解决所谓的纠纷。"

陆枫目瞪口呆，是他离开社会太久，还是这个女人不属于社会?

谈笑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反应，站起身说道："你考虑一下，后天我要出差，麻烦你尽早回信。从郑律师的介绍看来，我觉得你也是个理性的人。个人觉得，这件事，对我们都划算！"

第7节：第二章进展(1)

第二章进展

陆枫拿着谈笑的名片，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女子？他的眼力是百米穿杨的水平，从谈笑手里接过名片的时候，就看见她的手似乎在抖。一眼扫过去，他就知道眼前的这个女子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强装镇定。不过，愈是这样，反倒吸引了他的好奇心。就像猫和狗相遇，猫怕得要死，却要龇牙咧嘴的，好像能吃了狗似的。要是狗动一下，那小猫咪立刻就会嗷的一声，撒丫子跑远了。有的狗胆子小，会被猫吓跑；有的狗经验丰富，上去就把猫摁倒；有的狗胆子大经验少，好奇心还挺强，就会磨磨蹭蹭地围着猫转，这个时候就该猫抓狂了。

陆枫就属于最后那种小狗。谈笑从不觉得自己像猫。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对婚姻的恐惧已经和对男性的恐惧统一了，所以她张牙舞爪，甚至弄出这么个条件--吓唬别人，给自己壮胆--也并不意外。或者，她一直如此张牙舞爪，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

自以为看穿了谈笑，陆枫基于人类最基本的邪恶因子，并没有马上就拒绝谈笑，而是答应回家考虑一下。

谈笑或者没有想到陆枫会答应，有些措手不及。但在陆枫的眼里，就像装腔作势的人被撕破了伪装一般，狼狈得很。想着谈笑千变万化的表情，陆枫觉得很爽，嘿嘿笑了出来。他从抽屉里翻出介绍人提供的照片，看着里面美得像画的女人，再看看手里的名片，忍不住哈哈大笑。

陆枫的梦想是像自己的偶像隆美尔或巴顿那样做一个职业军人。这个梦想在少年时像把烈火，把他烧得五内俱焚，躁动不安，直接决定了他参军、上军校的一切举动。而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和真正部队生活的捶打，现在的他已经变成"老君炉里的臭石头"--习惯了理想之火

的焚烧，却不那么在意它们了。而那些关于爱情、妻子的描述，在陆枫看来也是痴人说梦--远看很美，近看一般！

这种思想基础，在否定"爱情必须论"上与谈笑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所以，陆枫也开始不自觉地循着谈笑的思路考虑问题。两个负责任的人纯粹地搭伙过日子--这个建议的可行性比山崩地裂的誓言似乎更可靠。基于夫妻义务，两人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应付社会舆论和外界压力，同时还能全力以赴干事业。这有什么不好吗?

陆枫反问自己，但又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

想了好久，他才想起，谈笑作为一个女人，如此理性，是不是有点儿反常?

家庭不幸，不相信感情（虽然感情的确子虚乌有，但是女人嘛，离不了那玩意儿）？身世坎坷，看透世情？情路艰难，破罐子破摔?

陆枫越想越觉得不靠谱，他可不想当女人冲动下的牺牲品。

得好好谈谈！

除了谈笑提议的动机，陆枫认为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离婚。

虽然谈笑说不会打扰他的工作，但是他还得考虑女人可能会脑袋一热爱上别人，然后毁天灭地地离婚重来。

这个问题很严重！

陆枫当然记得在军校的时候，别人是怎么议论教物理的陈教授。他的教学水平很高，同时研究能力也很强，就是总提不上去。因为人们私底下聊到他时总是说："哦，老陈啊！他不是离过婚吗？"虽然陈教授早已经重新建立了家庭，但是离婚的存在就意味着无论这个男人多么能干、多么强大，这世上总有一个女人是他"搞不定"的。继而推理就会霸道地变成：连个女人都搞不定，你做什么都有缺陷！

至少，陆枫是这么认为的。

他认为，离婚是一个男人组织能力欠缺的表现。像巴顿、隆美尔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都是后院稳定、家庭安宁的表率。一个男人不仅

应该经营事业，至少在"社会基本单位"这个问题上也不能让人有微词。

陆枫想来想去，觉得有必要再见一次面，而且应该谈谈离婚的问题。

总而言之，如果不考虑感情问题，谈笑的提议很有创意，也很现实，很符合他目前的需要。自己不妨一试。

陆枫靠在床头，第二次见面的决定在脑海中初步形成。没了心理障碍，再看照片就忍不住有些想入非非。虽然是艺术照，不过还比较像本人。陆枫又想起初见面的感觉，谈笑身上那股忧郁是从哪里来的？看她年纪似乎不大，为什么竟给人一种沧桑的感觉呢？像她那样的女孩子，多半生活舒适一帆风顺，喜欢没事儿强说愁。陆枫越想越觉得谈笑不过是把玩具枪，根本没那么可怕的！但是这样一个"芭比娃娃"竟然几次把自己逼得失态，他忍不住呵呵笑起来。对下一次见面竟然有些期待。

眼光不经意地瞄上照片里的那双笑眼，他心中有些感慨，多好的一双眼睛，盛了那么多情绪，为什么单单没有笑意？可惜！等到回过神来，自己的指腹已经在那人的耳廓附近摩挲，身体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

"我真心希望能建立一个家庭。"谈笑说这句话时抱着一百二十分的真诚，以至于忽视了自己竟然过于急切地倾斜了上身。可是陆枫注意到了。家，对谈笑很重要吗？如果她是受过伤害的，应该不喜欢家才对啊！

第8节：第二章进展(2)

陆枫觉得自己一点儿也看不懂那个人，愣愣地看着照片发呆。

陆妈妈听到笑声，蹑手蹑脚地上楼来听墙根儿。今天相亲，儿子啥也没说，可是这会儿自己在屋里偷笑，难道真有什么情况？自己的儿子自己还是知道的，出格的坏事做不出来，对女孩子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想法，只要他不是别人说的什么同性恋，那就万事大吉。至于相亲能否成功，老太太已经不指望了。

这时，楼下的老头子叫开了："什么味儿啊？什么味儿啊？"

坏了，菜煳了！陆妈妈灵机一动，掉头跑下楼，弄好饭菜，顾不得老公，第一时间冲上来，推门叫儿子吃饭。陆枫猝不及防，手里拿着谈笑的照片被老妈逮个正着！陆妈妈一目了然，看照片上是个女孩子，而且是个模样还行的女孩子，心里的石头嗵的一声落了地。她乐呵呵地损陆枫："行啦，行啦，还不知道人家待见不待见咱们呢！吃饭去，回头我去问问你郑姨。"好像陆枫已经看上人家，就等那边点头！

陆枫对老妈这么多年持之以恒地给自己介绍对象的毅力万分佩服，真不知道她哪儿来的热情。而且自己不过是见了对方第一面，就被她说得马上要结婚似的！他刚想解释，手一抬，发现自己还拿着谈笑的照片，顿时觉得底气不足，脸上又热了。

不得不承认，那是把做工极其精致的玩具手枪，而且，颇有诱惑力。

谈笑有点儿惊魂未定。

在路上她就设想了千般可能的场景：最好的反应也就是礼貌地认为她有病，不予置评；恶劣点儿的，干脆就要求上床；好为人师的，愿意给她讲讲人生道德情操什么的；卫道士的老古板们会推下眼镜，然后一副被侮辱的德行，落荒而逃。这个陆枫，竟然--

考虑一下？！

很认真、很严肃地说"考虑一下"！

自己脑子有病，难道他也有毛病?

会不会有诈?

谈笑思来想去，还是拿不定主意。人都是这样，自己做的事情再出格，都会找出一万个理由证明其合理性；一旦放在别人身上，便直接跳过过程走向结果--认定其有毛病！

谈笑当然知道自己这种行为极其不靠谱，当晚就致电那娇倩，就此事先讨论后八卦了一下。从该行为是否有诈出发，到谢霆锋对张柏芝不离不弃，时针已经指向十二点。那大小姐告假睡觉，谈笑才发现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谈笑骨子里有点儿"得过且过"的思想，若非生活变故，她也不会有今日这般努力。现在，这股子劲头又上来了，谈笑放下电话，洗掉脸上的面膜，关了电脑，钻进自己的被窝。

天大地大睡觉最大。不是有句话吗，"车到山前必有路"，她就不信他还能非礼自己不成！更何况那个陆枫长得也不错。只要不是性变态，非礼一旦发生，还不一定是谁吃亏！

狗绕着猫转时，猫会慢慢退到墙角，然后静待敌人采取实质性举动。这个时候，不排除个别猫儿没心没肺睡一觉的可能性。

第二天上班，郑律师笑眯眯地问谈笑的意思。谈笑搬出经典回答，笑眯眯地说："啊，人嘛，还行。"

"那就是……还行了？"

中国话就是这么微妙。谈笑从语言的严谨度考虑了一下这个词，然后发现自己的词库中竟然找不到对应的答案！

就好比对方问你："How are you？"

你一定要回答："Fine，thank you！And you？"

如果对方问你："How do you do？"

你就要换个答案，继续fine就该烦了。

什么叫"那就是还行了"?

这显然是有标准答案的。相亲老手都知道。谈笑的经验也很丰富，但是陆枫吓到她了，那句"考虑一下"，打乱了她大脑里的所有程式，关于这句话的标准答案似乎不太标准了。

这就叫特例。

特例不成为先例，所以没有法律效力。

但是特例对个体往往是永恒的。谈笑不知道，她这次的回答会不会让自己从相亲的自由王国堕落到必然王国。

郑律师还等着她回答。谈笑从思考转到思想，从思想转到思索，然后转回思考，还是没找到答案，只好笑了笑。

第9节：第二章进展(3)

这一笑……用陆枫转述郑律师的话就是："人家姑娘满意极了，都不好意思说话，只能害羞地笑了。"

这样的描述大概只能骗骗陆妈妈和郑律师。陆枫听完郑律师的话，极为肯定谈笑不是害羞，但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作为一只好奇心极强的"狗狗"，他只能更加猛烈地"转圈"--打电话，约第二次见面。

这一次，他不想惊动任何人，亲自打了过去。

谈笑迟疑了一下，答应了。陆枫放下电话，发现自己手心竟然全都是汗！

第二次见面，陆枫变被动为主动，坐地铁到了东三环谈笑工作的附近，约在建外Soho的一家小吃店。地点是谈笑挑的，既不想离公司太近，容易被人发现，也不想太远，因为晚上还要加班。

见面后，陆枫也大大方方地把心里的疑问说了出来，这样才显诚意嘛！谈笑上次的威胁很明显，他也不想被人误会成想占便宜的。

听了陆枫的问题，谈笑想了想，又仔细打量了一下他，才点点头，似乎相信了他。不过说话的口气还是公事公办的样子，没有一分亵渎，"你这样想也有道理。不过你看，我们周围的人结了离，离了结，死去活来的有之，怨天尤人的有之，最轻的也要买买醉吼两嗓子。既影响自己的健康，也影响周围人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吧，婚姻如果真的是坟墓，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古墓派。这样对婚姻反而起到了保护作用，不受外界的影响，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陆枫当然知道什么是古墓派，但什么是"古墓似的婚姻"？听起来不大像是好词儿啊！

谈笑解释道："古墓派的武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绝情，绝性！"

听到"绝性"两个字，陆枫打了个冷战。不会吧？难道谈笑有那方面的毛病？他突然觉得自己也应该问问谈笑的身体怎么样！

谈笑没理会陆枫的变化，径自说下去："性情之类，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欲望。有人把婚姻比成围墙，围起来变成城里城外，充斥在城里城外的热闹究其根源都是源于欲望。所以，进去的想出来，出来的想进去。"她特意把"想"字咬得很重，"这些欲望都是关于婚姻本身的，通常人们用爱情、激情之类的东西来指代。如果把这些喧闹又华而不实的东西去掉，我们发现围墙之内并不是空的。"

"啊？不是空的？"陆枫有点儿听傻了。

谈笑点点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如果家庭不稳定，并且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就会危及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那么反过来，一个社会秩序的建立，必然要求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渗透到每一个社会基本单位，就要求家庭应当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就是家庭的责任。责任是除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还能留存的东西之一。"

陆枫没大听懂。但是他知道她说家里的人有责任保证家庭的稳定，这点他也是赞同的。其实，这也是他今天想说的第二个问题，看来不用问了。

谈笑看陆枫点了点头，再接再厉地说："你看，一个家除了夫妻，还得有孩子，在中国，你还得把老人也算进来。这些都是责任，都是义务。权利是什么呢？是社会认可度。这就是我说的另外一点。对于一个处在围墙里的人而言，婚姻不是他们的全部。比如你，要为军队献身。我呢，准备为社会主义法制事业做点儿贡献。这都需要一个人全心全意地去做。家庭是社会要求每一个"合理人"在一定年龄阶段应当具备的社会标志，并且以此为基础和新的出发点，去发展个人的事业。"

"你是说，到时候不结婚，周围的人就要看扁你？"陆枫领悟得很快，至少对谈笑的叙事风格可以做一点儿通俗化的解释。

谈笑说："也不完全是，但至少在评价你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让人心烦的语言和考虑。如果结婚了，就没那么多麻烦了。"

陆枫的脑袋有些大，打断了她的话："我总结一下啊！你是说结婚是为了建立一个家庭，而不是因为互相爱慕。家庭是为了实现一个人的社会功能，而不是两个人的那个啥？总而言之，你是说，结婚成家，统统与感情无关，对吧？"

第10节：第二章进展(4)

谈笑想了想，"差不多吧，但也没那么功利。其实，所谓爱，所谓占有，无非是为了保持婚姻的忠诚性。如果能用另外一种责任或义务保持忠诚的持久性，没有爱也无所谓。"

陆枫有种坐而论道的感觉，如果被人知道自己的恋爱是这样谈的，非得笑掉大牙不可。

谈笑还在说："感情是一种很难量化的东西，它会影响人的理性，让人变得不可理喻。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结合，是实实在在地过日子，是两个人相处的妥协和宽容。如果加入感情因素，会让人们的行为丧失应有的合理性，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影响稳定性和忠诚度……"

谈笑还在念叨，陆枫已经听不进去了，他的心思集中在眼前人儿的身上。阳光照在她的眼睫毛上，外面的积雪尚未融化。雪光、天光被玻璃分解成七彩，落进店里，又落在谈笑的脸庞上。悠忽间，仿佛一只很小的蝴蝶扑着闪亮的翅膀从谈笑的长睫毛上飞过，瞬间绚烂！

陆枫脱口而出："你是不是害怕感情？"

谈笑倏地住嘴，愣愣地看着陆枫。

天地良心，他如果多思考一下，都不会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可是，他只是一只好奇的缺乏经验的小狗。面对那种叫"猫"的生物，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谈笑并没有太长时间地停顿，很快就打破了尴尬，说："我只是看到那个东西的负面影响，并且提出解决方案。而所谓的害怕与喜欢，其实只是个人感情的流露，我不觉得这与评价那个东西的功能有任何关联。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在一起，发展各自的事业，走好自己今后的路。你觉得呢？"

陆枫觉得谈笑"书呆"得好笑。但是，他又不好像方才那样鲁莽地表达，只好笑了笑，喝了口眼前的牛奶。

他的沉默让谈笑觉得自己说得有些多了，脸颊飞上两抹嫣红，看起来煞是动人。

陆枫的心脏不规则地跳了一下，又喝了口牛奶，眼看着杯子快见底了，才放开来，"我的情况你也大概知道，经常回家是不太可能的。按照你刚才的说法，这一点好像还成了优点。"

谈笑尴尬地笑了笑，低头喝茶。

陆枫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你的观点很新颖，但是看得出来是你自己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想法，虽然做法……嗯，有些突然。上次见面，我说的话有些不恰当，抱歉啊！"

谈笑想起他让自己自重些，不在意地笑笑。

陆枫说："不管这桩婚姻是因为什么建立的，我想说的是，我会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他正视谈笑，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强大，而面前的那双迷茫的眼睛似乎会因为自己接下来的话而消除阴霾，"如果我们成婚，我会对……对家负责。"既然谈笑不谈感情，那便就事论事吧。

陆枫紧盯着谈笑，失望地发现她的表情是不以为意，显然对他的话没有放在心上。果然，接下来谈笑开了一个很冷的玩笑，充分打击了陆枫的自尊心，"呵呵，现在大多是女的对男的说"我会负责"，男人已经很少说了。你能这么说我当然放心了，相信你也是重信守诺的人。这样吧，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各自回去再想想。大家都忙，这件事也很重要，仔细想想，想明白了，结还是不结有个说法就好。"

想好了就结婚，他们不需要谈恋爱。

第二轮拳击或者交锋暂且休兵。

两人都放松地喝茶，喝奶--谈笑喝茶，陆枫喝奶。

虽然休兵，人还在这里。陆枫没有离开的意思。谈笑只是觉得这个陆枫看上去很直爽，其实心里明白很多事。他是个聪明人，却又有那么点儿傲气--懒得耍滑头的傲气。还真有些欣赏他，想着日后两人或许会在一起，有些话还是挑明了比较好，"嗯，上次我的确是鲁莽了

些，不过我也可以解释一下。实话实说，我对你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你的职业很好，可以最大限度地让我保持工作和生活的自由。即使那次见面的人不是你，换了另外一个人，只要符合我的要求，我依然会考虑。这个提议，最初的动机和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我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希望有人干涉，所以我也不会干涉别人。电视上都是瞎说，没那么复杂。你可以说我自私，这一点我不否认。"

第11节：第二章进展(5)

谈笑悠然地倚进沙发，这是她的设计目的，是她的合同目的，是她所有行为的根本--独立，她为自己寻找的独立。

如果婚姻只是一种形式，

如果爱情转瞬即逝，

如果仅为生理要求，那么……

有什么比这样的婚姻更理想的呢?

陆枫很快就发现谈笑这么做的致命之处，"你觉得两个人如果总在一起会……产生你不喜欢的感情吗？"那真是太好了，陆枫坏心地想！

谈笑从没这么想过，有些措手不及。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会不会日久生情？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更不愿意去实验！所以，她找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军人，而不是朝九晚五的普通人。

陆枫见不得谈笑有些沮丧的样子，赶紧说："其实，一个能保持个人独立的婚姻听起来挺诱人的。你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有家没家差不到哪儿去，无非是多了些老婆的抱怨。好点儿的心疼，坏点儿的心烦，反正都挺耽误事儿的！"

这本来是谈笑期望的答案，但真的从陆枫嘴里说出来，她又有些失望了。这个男人莫非也是个无情无义的白眼狼？唉，算了，反正结了婚还可以离婚，过一天算一天吧！

谁让自己跟吃了炸药似的，想出这么个馊点子！

陆枫真想扇自己一巴掌，怎么说出这么不靠谱的话！但是，他感觉这个不要感情的谈笑似乎比谁都对感情敏感。看她那张小脸颜色变得，赶上夏天的雷雨天了。早先还以为这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白骨精"，今天一席谈，分明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在某些方面，很幼稚，也很单纯。陆枫隐隐觉得，谈笑是个有过去的人。他甚至觉得，谈笑对家庭的描述似乎就是对她自己过去的总结。或者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小女人的话--

即使没有感情，即使没有爱情，她也相信人应该有个家。家可以给她依靠，可以给她安全感。她希望从家里得到忠诚和归属的感觉。

陆枫的眼睛有些发酸，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让他想避开这个话题。他斟酌了一下词句说道："嗯，我是家里的独子，爸妈都离休了。情况比较简单，你呢？"

谈笑愣了一下，似乎没想过还要介绍自己的家庭，想了想才说："我？我也有家啊！"她低下头，声音不自觉地低了下去，"我家……嗯，妈妈去世得比较早，家里也只有我一个孩子。不过……不过我父亲又结婚了，还有了一个孩子。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独生子女。但是，他们的那个孩子是按照独生子女报的，享受独生子女的待遇，应该我还算吧？算我母亲的独生子女？呵呵，有点儿复杂，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陆枫吃了一惊，"那……你爸爸……"该怎么说呢？好像有点儿复杂啊！

"如果你介意这个，反悔的话还来得及。"谈笑笑了笑，"我的家庭是不太完整。"她的表情有些冷峻，整个人突然多了些拒人千里的味道。

"对不起！"陆枫有些后悔，看来这个有缺陷的家就是谈笑渴望的根源吧！失去家的人，才更渴望家，更害怕失去家，对吧？

陆枫赶紧道歉，看谈笑茶杯里的水没了，一慌神，连续水也不知道，直接把自己的奶杯推过去，"喝点儿吧！"

在部队，大家互相谦让自己的东西，是表达战友之情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典雅暧昧的咖啡店里，让一个见面不超过两次的女孩子喝自己喝过的东西，好像有点儿太那个了，况且还是--奶！

陆枫脸红脖子粗，赶紧抢回自己的杯子。谈笑仿佛没看见，头扭到一边去拨弄煮水的茶壶。

等到陆枫慢慢恢复正常了，谈笑才扭过头来，慢慢地说："我上大学就离开家了，一直没回去过。妈妈给我留了些钱，足够我维持学费

和生活。而且我还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我爸爸嘛……他是个老好人。虽然是个官员，气质却有些太浪漫。"她摇摇头。身在权位的人，又有浪漫的诗人气质，能守得住家吗？谈笑好像记起那个人某些和善的音容笑貌，可惜只是一闪而过。她脸色有些阴沉地说："唉，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我妈……都走了好多年了。他再可恶也是我爸，对一个老头儿我能恨到哪儿去？除了觉得对不起我妈之外，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眼不见心不烦，只能如此了！"

第12节：第二章进展(6)

谈笑叹了口气，又捋了捋头发。陆枫发现这个动作应该是她紧张的标志。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谈笑就做过这个动作，陆枫心里又宽了一层--她也很紧张，没有表面上那么强悍嘛！

谈笑没发觉他的心思，兀自低头说着："其实人很无情，很多我们当时以为过不去的高山，只要咬咬牙都会过去。我们以为深似海的感情，只要放一放都会变成小溪。唉……"她摇摇头，想说什么又闭上嘴。

谈笑的家庭似乎是个不可碰触的伤口，一碰就流血，就要出事。

陆枫觉得自己拿着一个烫手的山芋，扔也不是留也不是。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无法厌恶或者拿起防范的心态来看谈笑了。缘分大概就是在通常会后悔的时候却感到怜惜，以至于忘记山芋会把手烫伤。

那只好奇的小狗终于发现眼前这只叫做"猫"的怪物身上流着血，同情心让他暂时放下敌意和防范，小心翼翼地靠近。像安慰自己的同类一样，试图去舔这只小猫。而猫儿却毫不领情。

"嗯，听说你是做律师的？"陆枫决定换个话题，他不想让谈笑继续这样为难下去。

律师，通常是黑衣白领，穿着电视里那样的袍子，做着电视里那般的事情，举手投足--反正都是电视里的。陆枫没和律师打过交道，对这一行有些神秘感。

谈笑说："嗯，在所里，混口饭吃。"

"哦，律师，很了不起的。"

"没有，没有。都是电视害的，其实就是一熟练工，挺没意思的。"

"那也不一定。帮人解决问题，甚至定罪量刑，很有意义。"

"惩恶扬善，定罪量刑，那是法官的事情--虽然他们不常干。"谈笑坏坏地眨巴了一下眼，说起自己的本行，她立刻恢复了精神，"我喜欢

做非诉业务，风险低利润高。我也是无利不往啊！"

陆枫脱口而出："啊，那老百姓怎么办？"

谈笑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煞有介事地闻了闻袖子，好像那里臭臭的，"我也是老百姓，大家都是在尽自己的本分。没有这身铜臭，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能管得了别人？"

陆枫说："这样不是很不负责任吗？"

这个问题有些严肃了，谈笑尴尬地笑了笑，"刚毕业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是救世主。后来工作了才发现自己就是一根草，每天为了那点儿露珠必须得拼命地向上长，否则就会枯萎发黄死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是这匹夫若是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又怎么对国家负责呢？"

话越说越不对，两人对坐无言，一个后悔得想抽自己，一个沉浸在职业的困惑中暂时走不出来。

沉默了一会儿，陆枫觉得自己应该了解一下谈笑日常工作的频率，就着方才的话说："你平日很忙吧？"

谈笑点点头，"有些忙，不过还能忍受。况且还有回报，也就无所谓了。"

陆枫知她收入颇丰，但是有所付出，有所回报，也算值得了。年轻人吃些苦也是应该的。但是对于女孩子来说，吃这些苦，终究让人不忍。个中辛苦，恐怕就算是道出来，外人也无从体会。看谈笑没了继续说下去的意思，他也怏怏地住了嘴。

谈笑又问了些部队业余生活的情况，陆枫驾轻就熟，慢慢地说开来。这时候，陆枫发现谈笑听人说话时有个习惯动作，头会微微地向左或右偏一些，好像在很专注地听，又好像有些走神。但是无论怎么说，她都有办法用一些简单的，诸如"然后呢？""原来如此呀！""真的吗？""为什么？"让谈话继续下去。

后来，陆枫想：并不是她多么会倾听，只不过是自己也很想和她说，借坡下驴罢了。但是无论怎样，当时的陆枫在没有喝酒的情况

下，整整说了两个小时，眉飞色舞，吐沫横飞。直到他发现谈笑借着抬手的机会偷偷打了个呵欠，才发现自己又说多了。

刚要找个台阶解释一下自己的行为，谈笑的手机突然响了。

轻声道了声抱歉，谈笑起身走到外面去接电话。明显不想让他知道！

陆枫有些不适应这种"明目张胆"地"背着他"接电话的行径，也明白自己连反对的立场都没有，只能埋头喝东西。不要感情的婚姻，可能吗?

第13节：第二章进展(7)

衣襟上金色的纽扣偶尔会落进视野里，和倒映的灯光混在一起，有些迷离。

陆枫答应再仔细考虑一下，谈笑也希望大家都能慎重。互道节日愉快后，就分手了。

虽然没有说死，但是陆枫不再简单的沉默。在这个信息发达的社会，他选择了最简单最迅捷也是最间接的方式--电子邮件。

假期结束，回到部队，陆枫通过电子邮件和谈笑保持联络。从互相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到互相发送一些有趣的图片和信息，最后陆枫理所当然地索要与谈笑生活有关的照片，而自己的却在"保密"的旗帜下堂而皇之地拒绝了。谈笑似乎没有察觉陆枫的诡计，不仅应允下来，还发来包括办公室照片和郊游照片在内的各种场景。有些很美，有些很有趣，还有一些很稀奇。

问题是这些照片里都没有谈笑，除了工作，也没有谈笑生活的场景。陆枫又不能直白地要，心里有些悻悻。

狗狗试探性地伸出爪子，挠了一下猫儿。猫儿也伸出自己的爪子回挠。问题是，猫爪子比狗爪子要软，看起来好像狗狗占了上风。可是猫爪子的锋利程度不亚于狗狗，这一次是狗狗吃了哑巴亏。

陆枫知道，自己已经欠了谈笑的"人情"--人家"慨然应允"，今后若有所求，自己再拒绝就显得小气了。

不过，陆枫也有别的收获。那些有趣的邮件或者图片，他看得开心了，免不了和战友们共享一下。次数多了，大家就不满意"朋友发来的"解释，开始追究是什么样的朋友发来的。陆枫自己也说不清与谈笑的来龙去脉，干脆闭口不说。他越是保密，大家越是兴奋。但是无论怎样深挖，战友们连这个朋友是男是女都没搞明白，因为谈笑从来不在照片里出现！

陆枫在无意构成的神秘感和战友车轮战般的质询中享受着一种奇怪的得意。那种从别人抓耳挠腮和略带渴求的神态中获得的原始的满足感，让他更不愿说了。但是这种满足是基于谈笑的来信。所以，收到她的来信，再用来刺激大家，已经成了他的乐趣之一，渐渐地又成了一种习惯。当有人问他，或者打探的时候，他就会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哪有！瞎猜！"然后带着明显的"你猜对了"的表情姗姗离开。谣言因此传得越发茂盛，当谣言变成习惯，真相的知情者也会潜移默化地模糊两者的界限。

比如，谈笑的身份；再比如，谈笑和他的关系；甚至，谈笑的归属性……

眨眼月余，眼看要春节了，陆枫正和指导员在一起看训练，冷不丁被人问了一句："啥时办事儿啊？"

在这之前，他甚至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在谈恋爱。可是在突然袭击之下，全神贯注地看着战士们动作的陆枫脱口而出："尽快吧！"

等到他想清楚要反悔时，赵伯州意味深长地拍拍他的肩膀，笑眯眯地走了。

部队的八卦来得更加直白。

陆枫是那种想明白就干的人，从不拖泥带水。这次"脱口而出"，也让他明白了自己的想法。不管谈笑是勃朗宁手枪，还是廓尔克弯刀，都是武器。武器属于军人，他应该娶她！

这个结论下得草率，但这种事情从来不需要原因。也许在见面的最初，也许在举手投足之间，也许在那些冒昧的问题和问题背后的好奇心中，所有的感情已经有了发端。借着一个又一个所谓的原因，人们都在任性地主宰着自己的方向。

理性的婚姻？不要感情的决策？似乎一开始就没有上道儿！

他发了封邮件，告诉谈笑自己的决定。

这封邮件不好写。刚开始，他从回忆两人初次相见起，写了五百字，发现很酸，便删了；然后他选择直接写自己的决定--"我想和你结

婚"--好像是他在求她！

"我同意和你结婚！"这个表达还不错，不过有点儿鲁。

陆枫删掉"！"，换上"。"，好多了。

鼠标放在发送的位置，又觉得不妥，好像该问问人家的意见吧?

"我同意，你呢？"陆枫终于改好。

一个关乎两个人人生走向的事情，就在这五个字之间决定了。

第14节：第二章进展(8)

这便是年少轻狂吗?

多年后，是否他会后悔？是否她会遗憾?

没有人知道。

很多事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决定开始，同样以简单的方式结束。世间除了人的心思，其实一切都很简单。

谈笑收到陆枫的邮件时，刚刚加完班从所里回来。为了庆祝周末，她给自己炖了些腔骨。谈笑习惯性地先打开电脑，就看见了陆枫的邮件。快到春节了，外面下着细细的雪粒，并不十分冷。

"他还真是举重若轻。"谈笑笑了笑，表情掠过一丝轻松。然而这份轻松很快就消失了，今天还有另外一件事。

她给陆枫的回复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很好。但是时间呢？你方便安排吗？"

发送后，谈笑看着手边的电话发呆。她在等一个电话，一个政法线上的同学打来的电话。

是关于"他"的。

树木披上了一层薄薄的冰外套，地上厚实的腐叶层掺入雪粒，听说过几天还有一场大雪。简陋的客厅里甚至连电视都没有，网线和其他线路缠绕得整整齐齐，沿着墙角桌边蜿蜒而上。电脑旁边是一个冒着热气的骨瓷马克杯，里面金黄的汤色显示那是种好茶。可惜没有好的容器，减了神韵。幸好主人不在乎。

谈笑紧蹙眉头，"人无外财不富"，可是为了那些钱财，承担这些风险值得吗?

谈笑不以为然，但是有些人深以为然。

比如周嘉。

她必须断了和周嘉的关系。正如她非常后悔让父亲知道周嘉的存在一般。

鼠标一点，打开一封新邮件，写写删删，谈笑的眉头时而放开，时而紧蹙，那个发送键却总不见点开。

过了一会儿，她像想起了什么，打开自己的电子银行，那里有一个长期不用的账户。输入一连串密码之后，并在备注中注明"还某年某月某日的借款"。那里曾经有一笔经她的手转出的钱，去向不明，现在她用自己的钱还了回去。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多了一笔彻底洗白的脏钱，但对她来说，却是断了一份不该有的感情经历。周嘉应该明白，从今往后，两人不仅没了感情上的联系，在业务上也应该互相尊重，相安无事吧！

页面显示"转账进行中……"

等候的工夫，谈笑写好了一封新邮件。仔细看了一遍，小箭头轻轻地挪到"发送"上，食指按下鼠标左键，小方块变红了。然而，她却迟迟没有松手。愣了一会儿，才下狠心似的发了出去。当屏幕上出现"邮件发送成功"的对话框时，谈笑把自己甩进沙发，缩了起来。

邮件很短--"我要结婚了。"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更没有邀请的诚意。

通知，关于分手的别样通知，不仅分手还要告诉你真的分手了，没戏了，结束了，over了。

电子银行传来提示，转账成功。

她只是这座城市里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护着自己渺小而脆弱的生命，在城市这个飞速旋转的陀螺里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平衡。在她的生命里，已经有了太多的不合时宜。谈笑紧紧地蜷起来，想象着自己在一颗大大的鸵鸟蛋中，用厚厚的外壳与世隔绝。一滴眼泪慢慢地溢出眼角，这就是她的生活。

第15节：第三章旧情(1)

第三章旧情

周嘉是谈笑的第一个客户，也是谈笑的前任男友。和所有罗曼史的基本规律一样，帅而多金是男主角的必要条件，周嘉完全符合--至少在迷恋他的那帮女人看来如是。

谈笑能认识周嘉，还与她的好朋友那娇倩有关。这是一个三人行的故事。

周嘉和那娇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虽然中间分开过一阵子，但是后来两家又联系上了。按说他们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以后便是郎情妾意旖旎缠绵。无奈何，天意弄人，妹有意，郎无心。

那娇倩很喜欢周嘉。谈笑认为，是那种死去活来的喜欢。单方面的付出，很容易死去活来。所以，很自然的，毕业前夕，那娇倩勇敢表白的结果，就是把那句经典的"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准确地烙上了自己二十三岁的人生。

只是被拒绝之后，接下来的事就比较新奇了。那大小姐抱着谈笑哭了一晚上，睡了一觉，早上起来惊呼一声："我怎么能睡着？"然后开始她的人生反思。

她的逻辑是这样的：假设我很爱周嘉，所以，分手我会很痛苦。痛苦是个抽象的名词，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痛苦的标准。那娇倩的标准就是四个字：不得好死。意思是痛得想死都死不了！这样一种状态下，怎么可能睡觉呢？还一夜无梦！

既然自己可以睡个好觉，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其实没那么伤心？没那么伤心，就是说不怎么在乎分手，也就是分手不太痛苦。如果分手都不痛苦，我难道爱周嘉吗？

于是那大小姐"理智"地认定自己其实不爱周嘉，进而"庆幸"自己没谈成恋爱，而且"内疚"地认为周嘉被自己耽误了。

那娇倩断然决定向周嘉赔礼道歉，道歉的时候还不忘拉上谈笑。

周嘉那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而且开始稳定地发展。那天是第一次见到谈笑。那娇倩滔滔不绝，又是解释又是道歉，喝到醉倒。谈笑闷头吃饭，一不劝解，二不插话，却总是眼明手快地扶住被娇娇撞倒的瓶子，或者拉起她的衣袖，免得落入菜汤。娇娇喝高了，周嘉想扶着她送回去。没想到才一站起来，那娇倩突然张口，周嘉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个大大的塑料袋就罩在那娇倩的嘴巴上，里面已经是一片黄汤。

虽然恶臭袭人，可是全了大家的体面。

"你……连这个都准备好了？"周嘉扶着那娇倩，低声问谈笑。

谈笑耸耸肩，"她心情不好，肯定会喝高的，您别介意。"

"你叫什么名字？"周嘉认真地问。

谈笑迟疑了一下，一边伸手拦住出租车，一边说："我是娇娇的朋友。"车停了，她拉开车门，周嘉正要说送她，她却说："你送她回去吧，我先走了。"

那是谈笑留给周嘉的第一印象。

她对男女之事，反应很敏感，却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准确。周嘉可以祸害全天下的女子，但是不会祸害那娇倩，虽然她仅是个妹妹。

谈笑看得很清楚，但是后来就有些迷糊了。

直到离校工作，谈笑再也没见过周嘉。那娇倩偶尔会幸灾乐祸地说句"周嘉又换女友了"之类的话，却再也没有任何接触。

等到进了这家律所，其中一个合伙人要去美国留学，就把自己的客户分给所里的其他人，谈笑有幸接到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周嘉。

"你刚回国吗？"周嘉惊喜地说，"娇娇说你出国了，原来已经回来了！"

谈笑摊开桌上的文件，指给他签字的地方，问："你问她了？"

周嘉签上自己的花体字，仔细地修正了一下，递给谈笑，"问了。第二天我就问娇娇了，她说你有事先离校了。等到后来再问的时候，

她才知道你已经出国读书了。"

谈笑检查了一遍文件，最后签好自己的名字。那娇倩醉酒后的第二天下午她们在一起逛街。第三天，那娇倩搬回老家。两个月后，那娇倩回到北京的单位开始上班，而她则在律所开始工作。无论何时，娇娇都有她的电话。她的护照也从未打上别国的签证，即使旅游也没有。

"娇娇，我今天接了一个客户，是周嘉。"晚上，谈笑给那娇倩打电话。电话那端是长长的沉默。

"是吗？很好。"良久，那娇倩说了一句废话。

谈笑叹了口气，"我知道了。"放下电话，她准备第二天找所里律师换一下。

半夜两点，那娇倩又打来电话，"谈笑，我觉得如果周嘉能娶你，我还可以接受。别人谁都不行！"那娇倩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电话一直没有挂断，谈笑拿着话筒伴着娇娇的哭声睡了一夜。那娇倩这一次没有睡着，哭了一夜，翻来覆去只有两句话："他要娶也只能娶你，别人不行！他只能喜欢你，我受不了他喜欢别人！"

谈笑想说，周嘉不可能按着你的意思办事，娶谁是他的自由。我也不过是做他们单位的顾问，离男女关系还远。就算周嘉对我有好感，我还未必喜欢他。可是那娇倩根本听不进去。

再后来娇娇开始在谈笑面前谈论周嘉，而谈笑也识趣地把公事外的事情悉数以告。彼时，她还是觉得周嘉和那娇倩才是一对。

第16节：第三章旧情(2)

但是，正像陆枫说的，日久生情。谈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开始对周嘉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而周嘉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成了谈笑的男朋友，谈笑甚至曾告诉他自己的父亲是谁……

而那娇倩依然用她不通的逻辑说服自己祝福二人。三人行变成2+1；偶尔会1+1。可惜，不多。

回忆了一阵往事，谈笑发现自己并没有太多的伤痛。心里有些空落落的，但还能忍受。就着中午的艳阳醒来的时候，谈笑突然理解娇娇的感受--原来和失恋比起来，还有睡觉这么简单、这么完美的事情！

她和周嘉，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不管周嘉最初的动机和随后的解释是多么的良好、善意及动人，谈笑都无法接受他对那个家庭的亲近。到后来就不仅仅是无法接受，而是反感和恶心了。尤其是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谈笑甚至暗生戒心，悄悄地做了些准备。

那娇倩告诉谈笑，周嘉在谈笑的家乡投资办厂，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发展得很好。但是他只是幕后的投资人，企业的法人代表是那个女人的妹妹。

她记得，自己因为这件事和周嘉大吵一架。虽然周嘉后来从那个厂子撤资了，但是从谈笑了解的情况看，他们依然有业务往来。

周嘉很相信谈笑，甚至有些疏通的环节也会请她帮忙。谈笑不动声色地接了一宗，就是在自己账户里的这笔钱。原想留着证据自保，现在看来用来威胁周嘉不要缠着自己也算物尽其用。

日久生情，情多生变。谈笑坚信不疑。

这次恋爱加上郑律师的一席话，催生了谈笑的一个想法--结婚。设计自己的婚姻，作为一种组织机构，杜绝自己不着边际的恋爱想法，杜绝那个家庭对自己的干涉，把一切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然后，她遇见了陆枫，这好奇的"小狗"。

在他的眼里，谈笑是枪，是武器，是他不了解的另一种生物。

缘，起于好奇。

谈笑洗漱、收拾，开始新的一周。

所里窃窃私语，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谈笑端着水杯，到Pantry休息。那里是谣言的诞生和散播地，也是真相的发掘地。几个合伙人意见不合，要拆伙。大合伙人准备退休，无心调解。这个所要完了。

谈笑惴惴不安地回到自己的座位。自己是新来的，和谁都没什么私交，客户都是老板的，跟自己没关系。谈笑虽然勤奋，可是胆子小。她自认为现在还没到可以理所当然地违法乱纪的程度，至少现在还不行。

虽然只要要求不高，这个职业还不至于让她饿死，但问题在于总这样跳来跳去，时间就被蹉跎了。无论哪家律所，宁愿把重要的业务介绍给新来的人，也不愿用总是跳槽的人。

谈笑下意识地把自己归结为没人要的人，这是她的习惯--总是让自己处于最糟糕的境地，然后去想解决办法。

要论关系，陆枫家里似乎也有一些门路，通过他家找一个稳定的律所吗?

破电脑又死机了，趁着重启的工夫，谈笑考虑了一下从陆枫身上榨油的可能性。觉得这样做功利性太强，和自己当初的设计不符。咬咬牙，工作可以慢慢找，家庭地位不能降低！通过陆枫想办法的路子被她堵死了。而且让谈笑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婚前协议。

打开Lotus信箱的时候，谈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卖了车继续穷酸下去！如果要结婚就签协议！

一个人在异地打拼，又没有父母、兄弟撑腰，能年纪轻轻就混出些成绩的，多半都很勤奋谨慎，遇事也习惯往最坏的方面打算。做好了精神准备，不会措手不及，承受不住，毁掉自己。这样固然有利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把人训练得有些冰冷。谈笑自己倒没觉得。感

情本来就不可靠，婚姻和契约已经没有区别。男人和女人都平等了，除了自己，我们还能为谁打算?

"你好，我是谈笑。"谈笑拿起电话。不管将来会怎样，手里的活儿总要干好。谈笑的原则之一是"活在当下"。这里面当然包括把最没有希望的却存在的活儿一点点地干好。那娇倩说，那叫自虐！

第17节：第三章旧情(3)

京城的冬季干冷干冷的，但是在大楼里并不觉得如何。办公桌上的加湿器都开到最大，大家毫不吝啬地用着所里的矿泉水，反正不用自己掏钱。合伙人气得大会说完小会说，说也没用。

现在的女人，花在脸上的钱远远超过嘴里的，用你点儿矿泉水还不正常?

谈笑穿着一件厚实的连身裹裙套装，白色的领子似翻非翻，薄施粉黛，一进门便抓了几道目光。

"小谈，越来越有大律师的模样了，难怪最近合伙人会议上大家都夸你。"

谈笑看了眼对面的办公室，隔着透明的玻璃，负责财务的孙德昭笑眯眯地向她摆摆手，顺便显示一下他和合伙人们非同寻常的关系。

老色鬼！她心里骂了一句，嘴上还得对着话筒回应："孙老师说笑了。对了，带给嫂子的东西，用着合适吗？"

孙德昭的媳妇是个倩碧狂人，用的保养化妆物件全是倩碧的。谈笑正好有个客户从美国给她带了些，让姓孙的看见了，就说自己媳妇如何如何喜欢，可惜用光了云云。谈笑二话不说，一股脑儿地送了出去，说自己不用这个牌子的，留着也没用。

孙德昭喜滋滋地说："也行，算我帮你一个忙吧！浪费挺不好的！"

谈笑差点儿没晕过去！

"喜欢，喜欢！哎呀，还是你有心啊！挑的都是她喜欢的。"孙德昭虽然好色，却是出了名的怕老婆，对公司的女同事也就是占占口头便宜。

孙德昭负责所里的财务，人很抠门。除了合伙人，其他律师都对他恨得牙根痒痒，总想整整他。可是这老头除了嘴巴坏点儿，作风很严谨，专业也不差，真搞不出什么花样。时间长了，大家总不免感

叹："听老婆话，一辈子不犯错误！看人家老赵！"下面就不说了，反正心照不宣，颇有认命的意思。

"别客气，嫂子做的饭很好吃，我一直想着有机会再吃点儿。"谈笑也有打算。这个孙德昭专业不错，放在别的地方，也当得起CFO或者总监。若是他跳槽到什么公司，搞不好能给她介绍个法务经理或者总监之类的活计。这个时候，多个朋友多条路。占点儿便宜就占点儿吧，人在江湖，谁不吃亏！

"嗯！正说呢，你嫂子让我告诉你，晚上到家里吃饭去，她做了你最爱吃的家常豆腐。"

"哎呀，太好了！"谈笑扭头去看行事历，叹道，"啧啧啧，今天晚上约人了，钱律让我陪他去见客户，哎呀……"

"哦，我说你怎么穿得这么漂亮呢！"孙德昭显然就是那么一说，未必真的请客，赶紧就坡下驴，不再提这事儿，"小钱这个人啊，很会迎合某些人的想法。只找漂亮女律师合作，那客户"忠诚"着呢！"说得不仅愤愤而且正义。

谈笑腹诽：谁知道正义的来源是否正义啊！这些不阴不阳的话，不好回复，只能干笑，心里一百个不耐烦。

孙德昭又说："小谈，你最近有什么发票吗？哎呀，咱们所里最近有一笔钱要冲账，但是找不到发票啊。你那里有没有？最好是大额的。"

谈笑心里明镜似的：冲账完全是扯淡，报了全是他自己的！虽然她是个胆小鬼，但是能挣的小钱是不会放过的。

她说："哎呀，我刚把我的票给了朋友，不知道他报没报。要不我给您要回来？"

"不方便吧？"

"哪有不方便的，给您办事嘛！就怕他报了。"

孙德昭也很聪明，赶紧说："嗯，能要回来最好。你告诉他，我们可以给他百分之三十的现金。"老头急着弯腰补充自己的小金库，撅腚

露出大花裤衩了。

谈笑憋着笑，心说要你百分之七十也不亏。不过嘴上还是这样说："呵呵，老赵，咱这可是拆资本主义的西墙啊！这样吧，我问问他，然后给你信儿！"

"嗯，嗯。"老头连连称是，"对了，不要和你嫂子说啊！"

谈笑赶紧应了。说也没用，她就是把你老孙抓得万紫千红，钱还是一个子儿不少地落进你们老孙家的腰包。这叫"共有财产"。以前有律师干过，结果只能证明一件事：夫妻打架势不两立，但凡有外人介入，立刻一致对外！

第18节：第三章旧情(4)

挂电话的时候，孙德昭不死心地嘿嘿笑了两声，"小谈，你那小细腰咋练出来的？回头教教你嫂子啊！嘿嘿嘿……"

"去你妈的吧！"谈笑轻轻放下电话，低低地骂了一句，还不忘和对面玻璃屋里的老色鬼笑着点点头。

挂了老赵的电话，处理了几个文件，时间接近下班。这家律所在东方广场，楼下就是鼎鼎大名的东方新天地。

"小谈，辛苦了。"钱律师笑眯眯地走进来，"现在像你这么勤奋的律师很少了！"

此人五短身材，生了一副娃娃脸，笑起来更像是弥勒佛。男女通吃，老少无害（貌似）。有好事者说他"看外形武大郎，算心机潘金莲"。

谈笑的警报天线立刻拉响，赶紧说："哪里，哪里。主要是像我这么爱财的人不多了。"拜金总比拜男人好，似乎男人也总觉得拜金女比较安全。

"爱财也要有道，身体重要！尤其是你这样的年轻女孩儿！"钱律师说得语重心长。如果不是深知他的为人，谈笑肯定要抱着他哭。

然后钱某人看了看自己手上两万多元的擦得锃亮的劳力士，"哎呀，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到客户那里去！得，这顿饭我请了，你辛苦一下吧！"

谈笑没开小"雨燕"，坐着他的LaCross以最省油的方式开到约定地点。

客户哪里会让他请客！姓钱的做好人，点的菜倒都是谈笑爱吃的。要么说人家能成功呢！

谈笑老老实实地配合忽悠。客户倒也规矩，除了偶尔言语上挑逗两句之外，连荤段子都没怎么说。回来的路上，钱某人自言自语："这人是不是个gay啊？"

谈笑恨不得扇他一巴掌。

好不容易回到家里，痛快地洗了一个澡。谈笑在脸上抹好最后一道面膜，正准备睡觉时，铃铃铃--电话就响了，而且是固定电话。

这么晚了，还有谁?

"谈笑，你这个骚狐狸，快开门！见人勾引西门庆的，没想到你连武大郎都不放过！"那娇倩连损带骂。她听说过钱郑义的为人，武大郎这个绰号就是她给的。作为美女和非相关利益人，钱郑义没和她计较。这个贴切的外号也叫开了。

谈笑疑惑地看看大门，没动静啊?

那娇倩还在电话里叫嚣："快开门啊！你不知道外面刮大风啊！冻死我了！"

谈笑赶紧开门。忽地一阵风冲进来，晕黄的灯光乍然流泻一地。那娇倩双手拎着自己的东西，歪着头用肩膀夹着电话，愤怒地瞪着她。

谈笑赶紧接过东西，"大小姐，您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

谈笑租的房子位于东四环的一个小区。虽然远，但是有车，配上周围繁华的设施，还算方便。

那娇倩，自称那大律师，小名娇娇。天生丽质，百吃不胖。但是性子冲动，有时还犯迷糊。生平最恨数学，最喜逛街，尤其是只逛不买的"穷逛"，在一众服务员的白眼中飘然而过，感觉良好。她说这叫有主见。谈笑说，那叫犯贱。不管怎样，两人总是一个宿舍里混出来的好姐妹，观点分歧不影响友谊。甚至连周嘉的事情都没有影响她们。

娇娇抱怨着走进客厅，"你说说，你说说！挣那么多钱攒着干吗?买个房子穷死你啊！有吃的吗？"

"你倒是有房子，怎么不去住？到我这里混吃混喝，从明天开始交租啊！"谈笑笑着反驳她，翻出一包饼干扔过去。

"难吃！不吃！减肥！"娇娇言行不一，手里已经很利索地撕开包装，掏出饼干塞进嘴里了，"瑞肉机荤？（你要结婚？）"

啊？谈笑纳闷地看着她，说什么呢？

等到那大小姐腾出嘴巴，才看她连比带画地问："听说你要结婚了？"

谈笑坐回床上，指着一边的空位置说："你自己铺床吧，我懒得动了！"

"别打岔！"娇娇很利索地给自己铺好床，"快说怎么回事？"

"没什么，就是结婚。"谈笑躺下，"别忘关灯。"

"你怎么想起结婚了？周嘉找我了，他想问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对你挺认真的，你不要闹了，这么个"金主儿"好好考虑一下。"

"他想多了，就是分手。我们很早就分了，你应该知道。"黑暗里谈笑的声音听不出一丝情绪。

第19节：第三章旧情(5)

"哇，你舍得？我以为你开玩笑呢！周嘉也是。这几个月，周嘉说让你冷静冷静，所以没来找你。我可帮你监督着他呢！人家那真是为你守身如玉！啧啧啧，周嘉哎，那可是周嘉！"那娇倩腾地坐起来，用她惯常的夸张语气喊了出来。

谈笑说："你那是什么声音？周嘉怎么啦？不就是个男人嘛！充其量有点儿钱--不能共享，有点儿帅--不能排他。别的呢？我觉得和钱郑义也没什么区别。"

娇娇说："这点区别就够了！唉，本小姐今生是没戏了，你身在福中不知福，气死我了！"

谈笑翻了个身，"什么啊，今生没戏有来生啊，我鼓励你们缘定来生。我一定会负责把你们殉情的皮囊送进火化场。"

"瞎说！大晚上的别瞎说啊！我警告你，我可是不禁吓的。"

"嗯嗯！"

"你睡着了吗？"

"睡了。"

"睡了你还回答？"

"就是死了，你的问题也得答啊。"

"哼，我有那么重要吗？"

"有有有有！"

"……谈笑？"

"嗯？"

"你要是男的多好。这世上就你对我最好！"

黑暗里没有声音，只听见咯吱咯吱的声音。

那娇倩好奇地问："你干吗呢？"

"我去睡沙发，省得被你非礼了！"

"去死吧你！"那娇倩终于爆发。黑夜里传来女孩子嘻嘻哈哈的笑闹声。

第20节：第四章婚前(1)

第四章婚前

再说陆枫这里。

邮件发出之后，他整个人就像丢了魂儿似的，默默地坐在操场边。他觉得很担心，万一谈笑不答应怎么办？按道理不应该不答应，因为本来就是谈笑提议的嘛！可是，他是男人，怎么能算谈笑提议的？应该是他提议，等着谈笑的答复。那这样的话谈笑会不会不答应呢？陆枫完全陷于自说自话的境地，数着操场上一一跑过的士兵，按照奇偶数的方式，算着谈笑能不能答应。

三排长拖着沙袋跑过来，在他面前小步原地跑。陆枫托着腮帮子没理他。看了一会儿，不耐烦地拨开他，"让开，让开！耽误我数数！"

"副营长，你数什么呢？这么专心！我帮你数。"三排长虽然老成，终究是年轻人。他好奇地看着陆枫，副营长不对啊，怎么看起来像换了个人似的。

陆枫又推开他，斜眼看了他一眼，"就你？歇歇吧！我说你们排那个神枪手怎么那么……那么不开窍啊！师部问他要不要去上边，他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三排长憨憨一笑，"他是咱们的……那个……想家了，就回来呗。"

陆枫眯着眼看看他，然后叉着腰仔细研究了一下三排长的表情--憨笑里透着一丝狡诈，还有些许讨好。陆枫终于开心地笑起来，指着三排长笑得见牙不见眼，"好你小子啊！什么时候学会巴结了？"

他突然攻击三排长的肩膀，被三排长机灵地闪开，笑呵呵地说："副营长，听说送过来一面锦旗呢，挂哪儿了？"

"活动室里，刚挂上。"

"那……那我去看看啊！"

"嗯。"陆枫还想再说什么，一抬头，人已经没影儿了，"切，看急成那猴样儿，没出息！"一边骂，一边坐下来。想继续数自己还没数完的奇偶数，操场上已经人影寥寥。最后的几支队伍已经拉着歌儿离开。陆枫想了想，最后是奇数还是偶数呢?

好像没记住啊！

那谈笑是答应还是拒绝呢?

唉，这个三排长，竟然坏了他的大事！

陆枫拍拍屁股站起来，肚子里已经咕噜噜地唱起了空城计。

"说好了不关心你，怎么竟牵肠挂肚？"

莫名其妙地想起一句话，陆枫觉得应该是句歌词。

晚上吃完饭，到了规定的时间，陆枫坐在自己的电脑前。犹豫了半天，他才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看着那个似乎无止境的"Loading……"，他觉得最好死机，有种关机逃跑的冲动！

谈笑的回复安然地躺在信箱里，黑色的等待阅读的字体，看起来就像是弯弯的眉毛，喜洋洋的。

"好的。"

虽然不多，但是足够了。

陆枫长出一口气，十指如飞，"如果你没意见，婚事我来安排吧。"

谈笑显然和家里联系不多，陆枫体贴地不提她家里。其实他妈早就设想了一百种婚宴，无论哪一种，随便拽出来都具有彻底的可行性。现在是她老人家大显身手的时候。

即便如此，陆枫依然有些惴惴不安，谈笑究竟和家里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每次想到这儿，陆枫就发现自己和她真的不熟。

也许这就是代价，是他们期望的婚姻带来的必然结果。

可是，就算是必然，他心里仍然有些失落。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另一半，谁不想了如指掌呢?

陆枫头一次有些失落。谈笑的名字缠绕在嘴边，终于落入他的梦里。

没有爱情的婚姻，可能吗?

谈笑忙忙碌碌的像只小蚂蚁，不停地干活攒钱，攒钱干活。陆枫的体贴让她非常舒服，在家庭的问题上，他头一次显示了自己的与众不同。谈笑为自己选择男人的眼光自豪。她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这件事，到目前为止，发展得不错。

和陆枫的失落截然相反，谈笑过得很充实、很满足。

那娇倩看在眼里，趁着谈笑有时间，选了个周末约她出来玩儿。谈笑欣然答应。

虽然因为加班，约会时间从周五推到周六，周六推到周日，周日推到周日晚上，但是最后，谈大小姐还是出来了。

那娇倩最近刚换了一家公司，转到金融街的企业家大厦上班。工作不是很忙，朝九晚五，很是规律。该公司的名字刚刚公布，谈笑皱着眉头说："你确定没上当？我怎么没听说过？"

"管它呢。"那娇倩倒是想得开，这次找工作给她添了一个坏毛病--老是觉得失业像放假，只要招招手，工作还会有！

"只要它给我钱，我给它办事，管它有没有名。我说大小姐，话又说回来，就您那生活模式，也就是"安然"破产能被您知道。要是一般公司能进您老人家的视野，它得放炮庆祝知名度增加。"

"怎么说话呢！我有那么孤陋寡闻吗？"谈笑懒懒地闭上眼睛，默认了自己其实就是孤陋寡闻。

那娇倩问："最近工作量见少啊！都不怎么出差了。听说你们所要拆，很多人都知道了。你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一个小喽啰，能怎么样？有上顿没下顿，过一天算一天吧！"

"那个姓孙的走了，没带走你吗？他不是挺承你情的吗？"

"承情也要看能力啊！他没少给我报销，别的别想了。"

"姓钱的呢？"

"听说也要动，具体不知道。最近很多律师……都不太出去了。而且自己的活儿在这个时候还是自己做比较稳妥。"谈笑的神色有些黯然。有时候就算你满腔热情地跑去帮忙，人家未必会领情。时候不好，说不定还招人怀疑，好像自己要抢人家什么。

那娇倩在温泉里走了几步，扭扭腰，又掐掐谈笑的细腰，努力运动。谈笑闪开几步，小心不让嘴里灌进乱涌的水波。

冲澡净身后，两人走进飘着檀香的SPA间，温泉的水汽隔着轻纱在房内氤氲着，温柔的按摩师柔美的身段在昏黄的光线里随着流动的梵音起伏。

谈笑放松了心情，暂时放下那些没解决的和解决不了的烦心事，让自己尽量放松。以后的路还长，她可没必要把自己绷得那么紧。反倒是那娇倩，看起来有点儿心不在焉。

"老谈，前一阵子忙，没来得及问你。你不是真的要结婚吧？你要是不喜欢周嘉，我可以去帮你说，咱可没必要为了分手去结婚啊！"

"嗯，谁说的？"谈笑的声音带了几分慵懒，"该结婚就结婚，为了别人做什么。"

"我就不信你能有什么时间谈恋爱！"

"嗯……再使点劲儿。这里，对对，就这里。谈恋爱未必结婚，结婚也不一定需要恋爱。这个，你比我明白。"

那娇倩恋爱谈得有点儿多，属于"前科累累"。她有点儿窘，辩解道："可是没有爱情的婚姻算什么啊！你不会那么酷吧？"

"哪有！我保守着呢。那男的不错，我相亲看对眼了，总可以吧？"谈笑带过自己的经历，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尤其是这个那娇倩，天生的大喇叭，告诉她就等于告诉了整个地球上的人，因为她还会讲英语和法语。更何况，她和周嘉关系非凡。谈笑清楚那娇倩的那点儿心思，生怕她又拿自己献宝。

第21节：第四章婚前(2)

那娇倩想了想，似乎也有些道理。闷头等了一会儿，又问："那……周嘉呢？你……你还喜欢他吗？"

"周嘉？"谈笑装着似乎刚想起这个人，顿了顿才说，"哦，都过去式了，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可没打算办什么事，也没有寄请柬的必要。"

她轻松的口气似乎证明了那件事真的已经成为过去式了。那娇倩放心地松了口气，她知道自己很卑鄙，她甚至知道谈笑是装的。但是，只要是这样，就很好。真的很好，对大家都好！

心情好，就要找个好话题。难得谈笑有时间，那娇倩可不想就这么睡过去，"对了，你和姓钱的那个浑蛋合作得怎么样？"女人，恩怨来得快去得也快。

"还行吧。"谈笑言简意赅，似乎快要睡着了。她真的很累。

"怎么个还行？我觉得你就是那潘金莲，老想攀高枝。这回又碰见武大郎了，可怜啊，可怜！"那娇倩损人到底，绝不让步。

"我穷啊！老大，你不要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好不好！就我这皮相，哪能和你比？你小指头勾一勾，男人恨不得给你开个银行！"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说这个好不好？也就是周嘉提了一句，地球人都知道是开玩笑的！哎，你心里不是还想着他吧？"

"说过去就过去了，别拿屎盆子乱扣！咱俩的事最好别扯上周嘉，别怪我没提醒你。"

"嘿嘿，我这不是抗辩吗？人家就是一证人甲乙丙丁。成成成，不提不提了。咱们就说姓钱的，你们到底怎么合作啊？"

"姓钱的说，这个项目成了，给我分四成。我觉得不错。而且，他说希望能长期合作。他业务能力弱，但是客户关系处得好。以前因为业务能力的问题，丢了几个客户，现在希望找个长期合作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短期的。"

"哼，说得好听，谁知道到时候算不算数！"娇娇不屑一顾，心里算了算，这样一来，看谈笑的忙碌程度，应该月月超万了。恐怕不止，比自己挣得多得多呢！她心里有点儿酸，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就他那样的，外表武大郎，内心潘金莲，两样都占全了。和你合作，你谁呀？王婆？还是西门庆？"

谈笑被她说乐了，笑着说："好像西门庆不错！"

娇娇笑得捶床，"西门庆？你要怎样？杀了武大郎，收了潘金莲，拨开姓钱的伪装，露出淫贱本性？天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谈笑，你还真是天才！I服了U了！高，就是高！"

谈笑愣了一下，想想可不就是那么回事！"好啊！那样我可就是大财主了。哎，你说这世上有点儿名堂的人不都是套着武大郎的皮，干着潘金莲的活儿吗？我这个西门庆难得真诚一把。"

那娇倩说："当然啦，披着羊皮的狼和披着狼皮的羊，都能发财！不过，你算啥？"

谈笑愣了一下，自己算啥？

按摩师被谈笑和那娇倩的对话逗得几乎没法继续工作，两人只好暂时中止聊天。疲劳袭来，谈笑昏昏欲睡。蒙昧之间，忽然看见周嘉穿着一身军装，戴着手铐笑嘻嘻地走过来。她心中不胜惶恐，急欲逃走，脚下却是动弹不得。情急之下闷哼一声，鼻端飘进精油的香气，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窗外夜色深沉，紫色的轻纱透出幽幽的烛光。精油的味道淡了许多，连放松的自然音乐都停了。那娇倩已经睡得深沉。

手铐？是什么意思？自己是陆枫的手铐吗？

陆枫和谈笑两人都自我感觉良好，或者装作感觉良好的时候，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自从知道儿子要结婚了，陆妈妈就数着手指头等着孩子们登门。可是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天天在门口张望，这两人就是不露面！

陆妈妈一着急，干脆我自己去吧！儿子在山里见不到，媳妇总可以看看吧。想了想，先打个电话见见吧。

接到陆妈妈的电话，谈笑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拜见公婆。眉头一皱，觉得有些麻烦。但是嘴上并没有露出什么，反而把所有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只顾工作，实在是疏忽了家里，请叔叔阿姨务必见谅等等。

陆妈妈听了，觉得谈笑还算懂事。可是话里话外，又透着那么股子生疏。放下电话，她忍不住和老头子念叨。老爷子嘴巴一横，"陆枫乐意不就行吗？你一个老婆子掺和什么！"

第22节：第四章婚前(3)

"那是我儿子！"陆妈妈对丈夫翻了一个白眼，越老越糊涂了，"你知不知道现在社会有多复杂，现在的女孩子有多坏？年轻人啊，都把结婚当儿戏。都怪你，从小到大逼着陆枫上军校。现在可倒好了，越上越傻！天天泡在营部里，一点儿也不懂人情世故。"

"胡说！"老头一听怪到自己头上，胡子一吹眼一瞪，为自己申冤，"什么我逼着他上的！就陆枫小时候那坏样儿，不进部队非进监狱不可！我看他就是一个小流氓，不懂人情世故也好。"

"他是小流氓？"老太太护犊子，自己的儿子连老头子都不许说，"那还不是你这个老流氓教的！当初，要不是你……"

陈年旧账，翻起来就没完没了。不过，老太太"对敌斗争"经验丰富，还没有忘记主要目标。见老头指望不上，决定亲自去会会这个生疏的准儿媳。

谈笑上班时接到准婆婆的电话，意识到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但是没有引见，难道要自己上门自报家门？

晚上回到家，她左思右想，决定给陆枫打个电话，好歹通个气。

号码还没拨出去，就有人把电话打到家里。谈笑处事谨慎，对外留信都是用自己的手机号，若是真有人找麻烦，换个号码也容易。家里的座机除了个别好友，极少外泄，连她的父亲也不知道。

电话带着来电显示，谈笑瞥了一眼，无号码。军队的当然没有号码，但是她从来没有给陆枫留过自己家里电话，那么如此特殊化的人，除了那个人绝不做二想。

这么久了，该交代的总要交代。何况做不成夫妻做朋友，指不定哪天能用到谁。谈笑的想法很功利，她只想和周嘉分手，不想和他闹翻。她想，周嘉应该有这个气度。

"你好，我是谈笑。"

"呵呵，是我。没必要这么客气吧！"听筒里的声音充满磁性，和本人一样富有魅力。可惜，这种东西听多了见多了都会习惯，习惯了也就没有魅力了。

"嗯。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找你吗？有时间吗？有时间出来坐坐。"

谈笑知道，周嘉绝对不是可以拒绝的人。听他这样一问，就知道他已经安排好了。看看表，十点整，"太晚了吧，周末行吗？"

"周末有空再说周末吧。"周嘉果然不容拒绝，还借机约下了周末的时间，"我在你们小区，老地方。刚换了一辆"卡宴"，正好趁着四环没人，兜兜风吧。"

"四环晚上也限速，何况现在才十点，我……"

"你出来吧，去哪里到时候再说。我等你。"啪嗒，那边电话挂上，听筒中传来单调的嘀嘀声。

谈笑发了会儿呆，觉得自己真是作孽，怎么招惹了这么个主儿？越接触越觉得周嘉像她的父亲，她几乎可以看见自己的未来。加上内部消息的流传，退堂鼓早就打得震天响。已经不是退兵三舍，简直是望风而逃了。

但是，人活着，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好。何况周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现在这个体制下，就算查也未必能查出什么来。她忍了忍，放下电话，换上衣服，熄灯出门。

周嘉说，是人都要结婚。谈笑是那种适合做老婆的女人。

周嘉的模样很周正，一米八的身高带着而立之人特有的稳重，和那些同龄人比起来，他的身材算是保养得宜的。一副无框眼镜架在笔挺的鼻梁上，透着几分斯文儒雅。和陆枫一样，他的鼻子很高很直，但是在山根的地方有个明显的起伏，这使他的面部看起来更有轮廓。再加上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靠在崭新的保时捷"卡宴"上，就着昏暗的路灯，几乎是所有都市女孩儿梦想的标准白马王子。

谈笑的心不规则地跳了一下，深吸一口气，从阴影里走出来，试图很轻松地说："嘿，今天怎么有空？没应酬吗？"

"老婆都要跑了，还能有应酬？"周嘉半真半假地说，"天大的事儿也没这个大。这两个月我在外地出差，也没时间看你。来，咱们兜风去，看看我新买的宝贝。"说完拍了拍身边的铁皮。

谈笑拢紧身上的羽绒服，捋过鬓边在冷风中四散的碎发，"我回来还没休息过，实在去不了了。"

第23节：第四章婚前(4)

"那……好吧，不过这么晚了，我还没吃饭。"

"哦，我已经吃过了。"

傻子也明白，事情没什么转圜的余地了。周嘉竭力想淡化二人之间的隔阂，甚至抹去分手的事实。谈笑却寸步不让、坚定如铁地把事实放在两人之间。

沉默慢慢扩大，好像一层黑雾，压得谈笑喘不过气来。她觉得自己很无情、很坚强。可是这时候，她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挺下去？她想立刻哭出来，扑到周嘉的怀里说她后悔了，然后牵着他的手--一定是干燥而温暖的手--一起坐上这辆车，有说有笑地在四环上畅游。这没有什么，一直都是这样。她不停地后退，周嘉总是让着她。她为什么要作践自己？为什么要给自己定下一个那么别扭的婚姻？

谈笑咬紧牙根，生怕自己一张嘴就哭出来，或者说出来什么。她知道只要周嘉伸出双臂，她就会完全崩溃。她也知道，在没有自己默许的情况下，善于察言观色的周嘉绝不会平白地做出示意。所以，无论心里怎么想，谈笑只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只要还有一丝清明，她就永远不会做出自己方才想过的事情。

她永远忘不了母亲是怎么死的，永远忘不了母亲那句细微到几不可闻的感叹："男人，不能太优秀！"

良久之后--

"真的？"周嘉的声音涩涩的。

"真的。"

"一个当兵的？"

"嗯。"

"什么时候？"

"什么叫什么时候？"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

"两个月前。"

"这么快？我以为你在认真考虑。"

"我的决定就是认真考虑的结果。没必要再考虑了。"

"怎么认识的？"

"相亲。"

"你……接受……那种方式？"

"没什么不可以。"

"他……哪儿比我好？"

"没有可比性，你是你，他是他。只是他更适合我。"

"这是我第一次被女人甩。不过，败给一个当兵的，也不知道该不该自豪。"周嘉研究地看着她，似乎在琢磨什么。

谈笑拉紧衣服。周嘉声调平和，却有一种无声的压力。

"王叔叔知道吗？"

"会知道的。"

"你不打算告诉他？"

"这不可能。"

"……谈笑，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周嘉有点儿激动，上前跨了一步。

谈笑受惊了似的，猛地退后，戒备地看着他。

周嘉挫败地甩了甩头，好像这样就能让时间倒退重来。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年底吧。"

"那个邮件，算是请柬吗？"

"应该不是。"

"嗯……什么时候发请柬？我可以让他们查收一下。这种大事不能错过，呵呵！"周嘉也干笑两声，空气骤然有些紧张，"王叔叔不给你操办？"

谈笑心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厌烦之情，强自压了压，才松了口气说："嗯，他父母管这事儿，我的意思是不用办了。"

"你的意思？那他的意思呢？不会你们连这事儿都没商量过吧？"周嘉似乎什么都明白，带着几分看戏的嘲讽向谈笑步步紧逼。

谈笑忍着厌烦说道："当然是我们两人的意思，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不商量！"周嘉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

"那你家里呢？你父亲的意思呢？不会……你不是说已经不怨他了吗？难道……他还不知道有这么个女婿？"周嘉突然哈的一声笑了出来，仿佛陆枫是个大笑话，"谈笑，你太儿戏婚姻了。"

谈笑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谢了，我自己知道。"转身要走。

周嘉突然上去抓住她的胳膊，"别生气，我知道你心里烦。算我说错话了好不好？"

也许是他的呼吸，也许是他说话的方式，也许谈笑自己根本就不愿意和他闹僵，反正在这个时候，谈笑停下脚步，没有甩开他的手。

"走吧，上车再谈。"周嘉带着几分胜利者才有的体谅。毕竟谈笑把他介绍给了她家里，而陆枫却没人知道。这么说似乎有点儿把男女的位置弄反了，可是婚姻中的双方需要对方家庭的认可，这一点无论男女都无可避免。

第24节：第四章婚前(5)

周嘉自以为尚有优势，放柔了声音说："我知道一个好地方，可以放松一下。"

"不用了。"谈笑已经不再慢慢后退，而是退了一大步，让开车子，"我很累，想休息一下。还有……"几秒钟的停顿有时足以让人做出一个决定或者改变一个决定，"以后为了避嫌，你我还是少来往得好！"

谈笑意识到周嘉的想法，觉得很好笑。这么久了，难道他就不明白，自己那个所谓的家庭早就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甚至四分五裂不复存在了吗?

家庭？什么是家庭?

我的事情，凭什么要别人认可?

想到这一点，谈笑甚至有些悲愤--凭什么要那个人渣来认可?

周嘉没想到谈笑变脸这么快，僵在那儿尴尬至极。按照他的打算，两个人在这个时候互相让一下便没事了。现在不知道怎么踩到了猫儿的尾巴，嗷的一声，一爪子挠过来，彻底堵死了复合的路！

周嘉也有些恼意，我总是让你，给你台阶下，谈笑你也太不识抬举了！我凭什么对你低三下四？凭什么受你的气？哪里没有女人？比你强的多得是！半晌，他才缓过神来，冷冷地说："谈笑，差不多就行了。有什么不满意的，摆开来明说不行吗？至于这么闹吗？我已经够忙了，你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对不起，我要结婚了。他是军人，我要注意避嫌。"谈笑用同样冰冷的口气说了两句话，转身走开。若不提她家里，或许真不至于走到现在。她有几分惋惜，在冷风中怨恨渐渐浓烈，为什么她要摊上那么一个家?

深吸一口气，谈笑甩甩头，想起了陆枫。军人，真好！

这是她在个人问题上第一次用别人做自己的挡箭牌。当别的孩子用父亲母亲来抵御外界的骚扰时，她都是一个人胡乱地推挡着。而此时，竟然有这样一块挡箭牌让她用，感觉真好！

北风肆虐，走进单元口，谈笑才发现有两行热泪早已冷却在脸上。

"笑笑，不要怨你爸爸，不怪他。妈只是可惜，真的可惜啊！"

不，妈，这没什么可惜的。如果当初没有遇见我爸，一切都不会发生！

真的，这样的男人就应该躲开！

军营里。

赵伯州最先知道陆枫的婚讯，但是看他没事儿人似的训练、训人、训领导，结婚的事半字不提，心里纳闷：别是吹了吧！

仔细观察了一阵子，陆枫的情绪似乎不错。据可靠消息，这位陆枫同志还是会打私人电话的。问题是，这个电话--据弟兄们说，听口气像是往家里打的。作为侦察兵，连个电话都侦察不到，实在丢人。可是打电话的陆枫是个老侦察兵，反侦察能力有目共睹。大家宁愿相信是自己能力不够，探听不到"情人电话"，也不愿相信他压根儿就没打过这个电话。

周末了，看着楼下进进出出洋溢着异样幸福或失落的兵们，陆枫感到从未有过的怪异。

"怎么，弟妹今天不来吗？"指导员赵伯州的声音带着点儿热切飘起来。

陆枫深深地吸了口烟，又吐出去，轻描淡写地回答："哦，她忙。白领，事儿多！"

"周末也不休息？电话也不打？"指导员这话说得有学问。如果谈笑打过电话，陆枫会说"怎么可能，电话还是要打的"。或者按照那家伙闷骚的个性，应该用不屑的眼神看着他。如果真没打过……指导员

也想不出来陆枫会是失落，还是愤怒。但是多少应该有些反应，对吧?

陆枫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吸着烟，良久才问："老赵，你和嫂子谈了多久的对象？"

"啊？"赵伯州愣了一下，"嗯，我们不一样，从小长到大的，你说多久？"一边说一边掏出烟来，陆枫下意识地掏出打火机给他点上，"我和你嫂子啊，吁……"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露出无限神往的样子，"那是不打不相识啊！"

陆枫似乎在听，又似乎在想着别的什么，"哦，怎么还打起来了？"

"嗯，小孩儿嘛，那还不跟猫狗似的见面就打啊！"赵伯州神情愉悦，欲说还休地等着陆枫接下来的提问，已经做好了长篇评书的准备。

第25节：第四章婚前(6)

"怎么样？"陆枫突兀地冒出一句，似乎也察觉到自己的冒失，又补充了一下，"嗯，就是感觉……什么感觉？"

"感觉？"赵伯州没想到会问这个，准备好的历史似乎不大符合提问者的要求，想了想才说，"当时……也没啥感觉。说实话，你嫂子打我小报告的时候，我真恨不得打她一顿。不过真把她堵在学校后门的时候，又突然觉得她怎么……怎么那样！女人嘛，不和她计较，我躲着点儿就是了。"

"啥样？"陆枫不太懂赵伯州的表达。

赵伯州挠挠头说："就是……那样呗！对了，跟你家养的那只猫似的。抓得你头破血流的，然后你一把拎起它的后脖颈子，它就缩得像个小可怜，还张牙舞爪地乱叫！"

"就这？你就……"陆枫还是不懂。

赵伯州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好跟着连吸几口烟，最后也没想出什么更好的形容词或者比喻句帮助陆枫明白，只好放弃地说："你自己逮一只试试不就知道了！"

陆枫还是不得要领。他家的猫被他抓了无数次，现在三只猫一见到他就会立刻从沙发上、窗户上、暖气上各个地方蹦下来，列队趴好。但陆枫就是不明白，赵伯州见了猫，怎么就会……那样？那样是啥样？自己和谈笑……有没有那样？

窗外时不时传来年轻士兵高兴的应和，不少人兴奋地冲出大门，去迎接趁着周末来探亲的家属。若是父母来了，脚步会相对稳重些，和战友们拉扯的时间也长，还答应带点儿东西回来分什么的；若是妻子来了，则会带着略显矜持的声音和大家打招呼，却脚步匆匆、两步并一步地离开；若是冒冒失失，顾头不顾腚，连搭话都不理，埋头往前冲的，多半是未婚妻或者女朋友来了--当然也有稳重懂事的，匆忙和兴奋只在无人的背后显露。

陆枫站得高，低头俯视这些年轻人，想起谈笑，突然很强烈地意识到，她是自己的未婚妻。

未婚妻就应该来看望未婚夫；

未婚妻就应该问候未婚夫；

未婚妻就应该……那样？

陆枫不耐烦地掐灭烟头，扭头对上赵伯州探询的目光，"打球去！"既然谈笑沉得住气，自己也没道理有什么念头！

"不行不行，我得洗澡去，晚点儿你嫂子要来。"赵伯州只看出陆枫的不耐烦，猜着他的婚事可能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他可不想陪着这个傻小子打球流汗。他们有的是时间讨论问题，媳妇可是半年才来一次。

送走周嘉，谈笑迎来她的一天又一天。每天都有不同的访客，同事、朋友、客户，还有……

婆婆！

谈笑听过无数次婆媳大战的经典案例，往往一笑而过。但是今天，她有点儿笑不出来了。上次陆妈妈只是打了个电话，这一次却真的登门而入，登的还是她们律所的办公门。

前台小王挤眉弄眼。谈笑在一种八卦的目光中穿行而过。她带着陆妈妈进了会议室，沏茶倒水，两人对面而坐。谈笑看了看身上的套装，怎么第一次见婆婆竟跟谈判似的？

"陆枫工作忙，都要结婚的人了，还是抽不出一点儿时间，你要多多理解啊！"对面的女人穿着朴素，保养一般，但是气质严谨高傲，语气里满满的都是对儿子的宠溺。

谈笑很快调整心态，进入对话状态。其实真和谈判没区别。她迅速盘算着自己要保住的地盘，嘴里慢慢地应对着。不过陆妈妈的话让她觉得好笑，这不是倒因为果嘛！她儿子忙应该首先道歉，理解不理解是权利，充其量应该是"可以"，怎么变成义务性质的"应该"了？

不过谈笑本来就没对陆枫抱有什么指望，听到这话觉得结果差不多，也就没计较。而且，她还有点儿羡慕陆枫，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有老妈从后面挺住，真好！

"没关系，我的工作也很忙。原本我的意思是不要办了，这样节省时间和精力，您二老也不用操那么多心。"

陆妈妈是幼儿园的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不过跟着陆枫的爸爸时间久了，也带着些许霸气，居高临下惯了，对谈笑"不严肃"的态度有些看不惯，"终身大事，怎能随便？唉，你们还年轻，不知道这种事情对女人有多重要。亲朋好友，哪个不得说一声？不然孩子都有了，人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万一有闲话，都不好解释。"

第26节：第四章婚前(7)

谈笑心想：今天结了明天离，难道天天办酒席？还不够丢人的！就算您能保证您儿子从一而终，我还未必对他有兴趣。虽然谈笑不打算儿戏婚姻，但是仍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对她来说，婚姻是一道必散的宴席。至于别人的闲话--她打小就是从闲话堆里过来的，早就免疫，根本不理会！

但是她也知道，这些话不能对老太太讲，"阿姨说得对。我也没什么经验，这方面就听您的吧。不过我最近要出差，可能一时半会儿回不来。这张卡您先收着，虽然钱不多，多少是些心意，需要置办什么东西，就麻烦您了。"谈笑有点儿不耐烦，平常总打电话的娇娇怎么一反常态不理她了？

陆妈妈对谈笑家里的情况略有了解，试探着问："这是你父亲的意思？哎哟，看我们失礼了。最近你伯父身体不太好，等好些了一定去看看你父亲。"

谈笑眉头一拧，怎么事事都要他点头？他算老几？"呵呵，伯父身体不好呀，陆枫也没有和我提过。我这边工作繁忙，没来得及探望，实在抱歉。改日有机会一定过去看看。"

"哦，那你父亲方便来北京吗？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他啊，我问问吧，改天给您回信儿。"这"改天"就不知道改到哪里了。谈笑深谙"拖"字诀，对陆妈妈虽不敢怠慢，也没多少尊重。她觉得所谓照顾，就是在有大事、急事的时候，有人出面解决问题。至于生活细节、老人心情啥的，就不是她这个外人能做的，也不是她应该做的。

以谈笑的心态，婚姻只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不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

第一次见面谈话带着一点儿不愉快结束了。谈笑看着陆妈妈坐着专车离开，下意识地撇撇嘴。怎样的婆婆倒是小事，真正麻烦的是她有种被套住的感觉。尽管这是她竭力避免的。

小时候，谈笑养了一只猫，白、黄、黑三色的小猫很通人性。人说猫不随人，放出门不认家。可是这只小猫养得和小狗一样，谈笑可以带着它出门遛弯儿。虽然不像小狗那样前脚跟后脚，也是前后几十米自动停下等人，绝不走开。这样通灵性的小猫，和小谈笑之间的感情日益深厚。

直到有一天，爸爸说要搬家了，新家不许养动物，小猫必须送人。不管怎么哭，爸爸也不同意带走。小猫像知道似的，两只溜圆的猫眼看着这家人，好像蕴藏着很深很深的悲伤。就在搬走的前几天，小猫晚上出门就再也没回来。谈笑一想起自己的猫猫可能变成野猫就哭个不停。然后妈妈告诉她："猫本来就是野生的，它只是喜欢你才来和你一起住。其实人类从来没有驯化过它，它也从来没有拿人类当主人或者靠山。自然才是它的家。现在它回家了，这是好事。虽然艰苦一些，但是它完全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那叫自由。"

谈笑已经忘了后来自己是怎么度过那段"失恋"的日子的，但是从此以后她再也不养猫了。而且，妈妈这番话深深地刻在她的记忆里。今天见完陆妈妈，她突然觉得自己就像那只猫，即将脱离自然，走入人类的家庭。但是那只猫是因为喜欢而留下，自己呢？因为社会惯性、社会压力、人言评价？反正不是自愿。

谈笑只知道自己应该结婚，却始终闹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周嘉也好，父亲也好，压力也好，现在看来似乎都不是必然的。猫猫一生下来就到了自己的家，没得选择。而自己还可以相亲，选择一个合适的笼子，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第27节：第五章探亲(1)

第五章探亲

ＴＡＮＱＩＮ

谈笑结账出店，外面天色全黑。陆妈妈这一搅和，她有点儿打退堂鼓了。结婚可比做案子复杂多了，自己原来设想得似乎太过简单。谁知道前面还有什么?

到现在为止，谈笑突然有种很茫然的感觉。在认识陆枫之前，她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世界，参透人情，甚至认为自己对人间的游戏都玩够了。剩下的日子，过一天算一天，除了钱，别的都不再想了。可认识陆枫以后，一件又一件新鲜事接踵而来。谈笑突然觉得对所有的事都没那么有把握了。

心底深处有什么东西被微微撬动，随之而来的是丝丝惶恐。

"谈笑，你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能被情绪带动，否则将来会和妈妈一样吃亏的！"

母亲的话语犹在耳，谈笑反躬自省，大概还没到那个地步，我只是不太了解这方面而已。从总体上讲，大方向还是我来把握的。谈笑如是解释着，心底掠过一丝愧疚--对陆妈妈是不是有点儿不太礼貌?很快，这丝愧疚就在扑面而来的冷风中消散殆尽了。

谈笑打开车窗，让三环上夹着浓浓汽油味儿的冷风把思绪冻僵、冻硬、冻得不再成为思绪。

道路两侧的路灯已经次第亮起，谈笑开着车沿着新街口窄窄的街道在车阵中慢慢前行。令人心烦的拥堵此时显得那么亲切。谈笑扭头去看街边行色匆匆的人流，打量着一张张或木然、或焦虑、或气愤、或悲伤的脸，突然发现很少有开怀大笑的人！是污染太重，人们都不愿意张嘴呼吸了，还是生活太平淡，没什么值得开怀呢?谈笑摸摸自己的脸，也许是怕皱纹横生，浪费了昂贵的保养品?

这样一路打趣着，谈笑随着车阵慢慢前行。丁字路口向北有一溜儿矮墙，墙那边已经拆得乱七八糟，从乱石瓦砾中就着通明的灯光，隐约可见飞檐一角和老树枝杈。那里在若干年前或许曾有一户大家族?

一只白猫趴在墙头，懒懒地对着窄街上的行人汽车，甩甩脑袋又恢复原样。仿佛一个从上上个世纪活下来的精灵，带着那个世界的遗风，打量着一个不相干的空间。谈笑甚至觉得自己也被这只猫打量着，忍不住多看了它两眼。它的家是不是身后的那堆瓦砾? 它的主人是不是已经背叛了它? 这么冷的天，它待在墙头不冷吗?

一连串的疑问占据了谈笑的大脑，一阵冲动，她甚至想立刻跳下车抱起这只猫收养了！

可是，就在她犹豫的时候，那只猫抖抖身子站了起来，尾巴翘得高高的，前肢平伸，后腿蹬直，整条脊背被拉到极致，缓缓地伸了一个懒腰。那份悠然自得的样子甚至有种女王处理完政务后的轻松与高贵。谈笑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那只猫迈着世界上最美的模特步，在嶙峋的墙头，平滑如水地没入黑暗中。

和猫相比，自己简直是灰头土脸，惨不堪言。那个该被收养的应当是自己才对--只不过猫不待见你而已！

苦笑了一下，谈笑松开离合器械，催动汽车慢慢前行，心中开阔了许多。

房子，金钱，有便有了，无便无了。该怎样便怎样，其实都是身外物，都敌不过一个惬意深长的懒腰。

结婚吧，肯定会有男人，有他的妈，他的爸，以后会有他的其他……

我只要有我的懒腰，这个世界就不会改变！

电话响起来，是那娇倩打过来的。

"大姐，我饿了。"

谈笑微笑，娇娇在某些方面过得很实在，这是她喜欢的地方。

"我刚过新街口，现在上三环了。你想去哪儿吃？"

"嗯，我还想逛商场的夜市。安贞华联怎么样？"

"随便吧，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去木偶剧院看电影。"

娇娇嘀咕着"没什么好电影"之类的话挂掉电话，谈笑心情大好。

毫无疑问，和陆妈妈见面是今天谈话的主题。

那娇倩眨眨眼，问道："你不觉得麻烦吗？"

"麻烦！但是，你能让她消失吗？"

"至少……你可以不结婚。"

"我现在可以不结婚，以后还得结。想做正常人，就必须结婚。早晚都一样。"

"那你也不一定嫁给他们家啊！他妈挺强势的。"

"哪个男人没有妈？你喜欢孙大圣，孙大圣只喜欢唐僧，犯不着讨那个没趣。"

"嗯，或者嫁个可以在你和他妈之间安堵防火墙的男人啊！比如……"

"打住啊！我不想提那个名字。其实我觉得，男人就算有防火墙也是漏洞百出。只要那边的女人想行动，根本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我们还白搭了男人的人情，我才不想欠人家的！"

"哎，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怎么能说欠呢！你呀，就是太好强！就算欠人情怎么啦？我就不还，他能拿我怎么样？"

第28节：第五章探亲(2)

谈笑咯咯笑了出来，那娇倩耍无赖的样子太理直气壮了！

聊开了，谈笑的心情明显舒畅很多，陆枫和他妈妈的问题似乎也没那么严重了。不过，在那娇倩的努力下，那个不能提的名字被重新提了出来，饭局的后半段几乎集中到另一个话题上--周嘉。

那娇倩说，周嘉这次是动真格的了。这么久了都没听他说过交女友什么的，而且人也见瘦。

谈笑告诉娇娇，周嘉公司最近要扩大营业内容，急需资金，听说在找风投，所以没时间吃饭也没时间泡MM。请娇娇大人放心，那小子委屈天下人，也不会委屈自己。

然后那娇倩又说，自己在的这家公司的老总突然辞职了，听说最近人事斗得很厉害。有人已经上访，说什么国有资产流失之类的。谈笑警告她不要陷得太深，免得做了枪手。实在不行，辞职离开再找一份工。那娇倩总结说，对，大好青春不能浪费在没有标准的正义上，趁年轻找个钻石王老五才是正经。

谈笑被她的无厘头搞得哭笑不得，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才各自分开。

心情好了才感到疲劳。从繁华都市渐渐进入静谧的居住地，黑沉沉的夜吞没了迷离的霓虹，孤独竟扑面而来。谈笑终于意识到，其实她也挺想有个家的。和那娇倩一顿数落，泄了些许的怨气，再回想方才与陆妈妈见面的不快，竟多了几分温馨。如果妈妈还在，应该也和陆妈妈差不多吧？一时间，谈笑想起母亲身上温暖的气息，和陆妈妈一样，都带着几分厨房的味道、消毒水的味道、洗衣粉的味道，还有阳光的味道……

高楼的灯光穿透黑夜，那些隐藏在夜色里的躁动也慢慢安静下来。既然开始了，就让它开始吧！

陆枫并非不懂事，知道自己的母亲找过谈笑，赶紧趁着周末请假出来。这是自己第一次明目张胆地去找谈笑。但是他告诉自己，理由很充分，没必要顾忌什么。而且没有自己居间，不知道两人会谈成什么样？听母亲的口气，似乎对谈笑不太满意，但是好像也不是特别不同意的那种。

不知不觉间，陆枫已经开始紧张两人的关系，开始为这段关系的维护付出时间和精力。在不经意间，改变生活改变态度。只是，谁都没有注意。

一路思前想后，在汽车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到了东直门，陆枫终于想起来，自己还不知道谈笑住哪儿！又不敢打电话问老妈--那样肯定会被抓回家。他不认为一天的时间可以既见了谈笑，又问候了老妈。几经权衡，陆枫终于拨通谈笑的手机，"是我……嗯，我在东直门。你……从东直门到你那儿怎么坐车？"他很技巧地避免暴露自己不知道谈笑住所的尴尬，暗暗为自己的高明得意。

"哎呀，你来了？"谈笑在电话那头有些杂乱，"我去接你吧。你稍等一下，我这里要搬几件家具。"

"不用了，我自己过去，你告诉我车站就好。"

"要不你打车过来，我……"

"到底坐几路车？"陆枫不耐烦地打断谈笑。都说了坐公交，她怎么还啰啰唆唆地不着边际！

谈笑顿了一下，赶紧把大致的站名说出来。最后补充说，她很少坐公交，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路线，建议他还是问问乘务员的好。

陆枫哼了一声，挂掉电话。只要知道在哪里下车，她住哪个小区就好，其余的他自然会处理！

陆枫有个癖好，特别喜欢画画，尤其是画地图，做沙盘。他坐着公交车，从自己的挎包里拿出本子和笔，刷刷刷地记了一路。到了谈笑的小区，已经基本想好了沙盘怎么做。他打算回去做个更详细的地

图，和手里的地图比比有没有什么误差。如果不是时间有限，他觉得最好是走着，这样测量会更精确一些。

谈笑在小区门口打转，旁边车里有几位不耐烦的师傅，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催她。谈笑当然记得自己没和陆枫讲过住在哪里。陆枫死要面子不肯问，她也不好死乞百求地非要说，只能站在小区门口傻等。送家具的过来，谈笑怕误了陆枫，只好温言软语地请几位师傅稍微等等。

第29节：第五章探亲(3)

谈笑从宜家买了些布袋、软椅，还有居家的小东西，又从莱太花卉市场弄了些高大的绿色植物，用来装点房间。将来就算搬走了，这些东西也能随身携带。杂七杂八的，不仅装满了自己的小车，还把搬家师傅的车也装得差不多。购买力着实不弱！

陆枫看见谈笑站在小区门口的身影，心里有些异样，脚步也加快了许多，"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冻着怎么办？这是什么？你要搬家？"

"是啊，原来那个房东的侄子要结婚，没有钱，他做叔叔的不好不帮。屋子我租着，他也不好毁约，就把这里还算新的家具都搬走了。"

"啊？那你怎么办？自己买？"

"床没动。桌子他又找了张旧点儿的，但还结实。人家有事，自然要予人方便，反正我也没用，沙发什么的拉走就算啦！"谈笑一边走一边解释，表情平和，一点儿也不介怀。

陆枫看了她一眼，"那房租呢？"

"嗯，降啦！还是挺好的，呵呵，赚啦！"谈笑一说起房租降价，眉飞色舞，典型的财迷！陆枫叹口气，不知道她的屋子会简陋成什么样！有点儿心疼，毕竟是自己的老婆嘛！

谈笑手上有只大大的塑料袋，里面装了许多五颜六色的东西，看样子不轻。陆枫自然而然地接过来，轻松地拎在自己手里。谈笑看了他一眼，没有坚持。

小区很大。到了自己楼下，谈笑又从后备厢里拿出另外一只小点儿的袋子，跟在陆枫后面上楼。

三楼有三张门，谈笑抢了两步，打开中间的门。陆枫跟在搬东西的师傅后面，走出电梯，一眼就看见谈笑手里拎的小袋子沉甸甸地在白皙的手上勒出一道红红的印子。

"谁让你拿的！"陆枫喝道。

谈笑吓得一哆嗦，不明所以地看着陆枫。陆枫跟着师傅们进了房间，放下自己手里的袋子，转身接过谈笑的小袋子放在一边，"你在这儿等着吧，我去搬。车钥匙给我！"

"有搬家工人呢！"

"他们是东西的主人，还是你？仔细看着去，添什么乱！等着啊！"陆枫和搬家工人上下几次，总算把东西搬得差不多了。这个谈笑还真能买东西，零碎物品都能买成大家具的规模！

站在楼下，陆枫擦擦汗，摸摸衣兜发现没带烟。

"不嫌弃就抽我的吧。"一个搬运工模样的人递过一支云烟。

陆枫知道他是这帮人的头儿。谈笑没有用宜家的正规托运程序，而是在门口找了一个搬运队，同时还要帮她搬寄存在莱太花卉的植物。

那人迎着陆枫狐疑的目光，说话有点儿结巴，"哦，我……我是……刚退伍的。以前在济南军区。"

原来是战友，陆枫笑了笑。

那人个子不高，黝黑的面庞有着广东人的相貌特征，紧张地站在那儿，一下就是立正的样子。不过陆枫还是能看出动作有些松懈了，下意识地掰了一下他的肩膀，那人站得更直了。陆枫这才意识到，人家已经退伍，赶紧摆手问道："没事，没事。怎么到北京来了？没安排吗？"

"有，不过我还年轻，在机关窝着总是不甘心，所以就跟着老乡到北京来看看有没有活儿。"那人的表情也轻松起来，看着陆枫的眼神还多了几分亲切。

陆枫甚至不用他说，就能闻到熟悉的兵味儿，"哦，这个搬运队是你的？"

两人一边抽着烟，一边聊天。"不是，是我老乡开的。他来得久，开了这家公司，帮人搬搬东西。我没什么学历，就是有点儿力气，到这里帮工待遇也不错。"

"生意还好？"

"还行。现在人们换地方的特别多，好像总在一个地儿待不住，我们每天都忙得团团转。"

"哦，那就好。地方和部队是不一样，不过只要认真做事，在哪里都能有出息。这点是一样的。"陆枫习惯性地总结陈词。东西已经搬完了，那人留下名片和陆枫道别。

陆枫回到楼上，谈笑正在归置东西，见他进来，问："今天怎么想起过来了？"

陆枫说："没什么，今天正好有假，你回来我怎么也应该过来看看。"

谈笑笑了，"谢谢啊！我还以为你这人一心为公，压根儿就忘了有我这么一号人呢。"

第30节：第五章探亲(4)

陆枫斜了她一眼，这话听着有点儿幽怨，不过挺舒服的。

谈笑继续说："你妈跟你说了吧？我们见过面了。"

"嗯，说了。"

"你妈觉得……如何？"谈笑似乎完全没意识到陆枫作为一个未婚夫连自己未婚妻家在哪里都不知道，而且过来以后就训她，是多么不合理的行为，反而本着最实际的态度关心起陆妈妈的反应了。

陆枫其实有点儿内疚，之所以一上来就挑谈笑的毛病是因为心虚。如果谈笑闹闹，可能他还有理。没想到一拳打在棉花上，完全不着力。有点儿泄气，还有点儿轻松。多多少少，留了点儿内疚。

"还行吧。她就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你爸爸不能多关心一下你。"陆枫知道谈笑家里有问题，但这也是他妈妈关心的，不能不问。

果然谈笑变了一下脸，然后说："这个啊，话长了。你什么时候走？"

"我晚上得归队。"

"几点？"

"晚上回去就行，不要太晚了。"

"你怎么来的？"

"坐车，有长途。"

"那我送你吧。我这儿得收拾收拾，你如果不来，我一个人可能要流点儿血才能干完。这么多重物，我可移不动。"谈笑笑着打趣，"过来就当壮丁，不介意吧？"

"没事！"陆枫有点儿尴尬，赶紧表明立场，"应该的，应该的。"

谈笑愣了一下，随即低下头。东西搬得差不多了，把剩下的东西凑起来，几个工人，包括那个退伍老兵一起抬上去。陆枫与谈笑跟着上楼，谈笑低声说："谢谢！"

陆枫不知道为什么，只好低头不说话。

陆枫打量了一下房间，这是一套九十年代的一居室，进门是个狭小的门厅，门厅南侧是间卧室。和那个年代的房屋结构一样，卧室大得可以做客厅。厨房和厕所在门厅北面一进门的地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门厅的采光不太好，谈笑重新粉刷了一遍，放了一张简易的小桌，作为吃饭的地方。书房和卧室合在一起，贴着鸡蛋黄的壁纸，充分利用了光线和空间。看了一圈，陆枫同意了谈笑的想法，这个地方的确没必要有很多家具。

房东留了一张双人床，摆在卧室，谈笑正在铺床单。淡紫色的高支棉暗纹床单加上同色的被罩和枕头，为屋里添了许多温馨。陆枫很自然地想着这张床的最终用途，想起很多战友请假都是连着请的，晚上不用归队的。心里突然有些幽怨，真想躺上去尝尝什么滋味儿！

谈笑说："哎，帮我抬一下这个书架，我得放点儿蟑螂药，免得招了虫子，把书都毁了。"

陆枫哦了一声，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那张床，扶着书架，看谈笑一点点地收拾。

东西大多数都是书籍，有些还是借来的，贴着图书馆的标签。看来谈笑是图书馆的常客。家用的多是一些布艺的垫子、桌布，大大的靠垫光床上就布了两个，花花绿绿的，放在一起弄得屋子里暖洋洋、亮堂堂的。

陆枫一转眼发现谈笑的箱子里还有一套被子，心里咯噔一下，"嘿，你怎么还准备两套被子啊？那个是坏的吗？"

谈笑忙着为书桌铺上紫白方格的桌布，头也不抬地说："那是娇娇的，她有时会来我这里住。你没看到我这儿洗漱用品都是双份的，那都是她的。她呀，放着自己的地方不住，非要和我挤着，也不交房租！"

陆枫放下心来，看洗面奶都是双份的，而且还都是女士的，挠挠头，装作没事儿人似的问："你们关系很好吗？"

"还行，大学一个宿舍的。"

这时送水的来了，谈笑把账结了又买了张卡，回头一看，陆枫已经把水桶安好了，"这屋收拾得差不多了，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去收拾一下厨房，那儿没什么东西，主要是需要擦洗一下，你帮不上忙。"

"嗯。"陆枫还是那样闷闷地答应，待谈笑走了，才小心地坐在床边试了试，然后又往里蹭了蹭，最后终于放松地躺下来。

哐当--厨房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陆枫腾地坐起来，好像做了坏事，心脏怦怦乱跳，"怎么了？"喊了一嗓子，站起来走进厨房。

第31节：第五章探亲(5)

谈笑站在门口，脸红红的，手里拿着笤帚和簸箕，"哦，没事儿，就是看见蟑螂吓了一跳，弄走了就没事儿了。"

"你怕蟑螂啊？"陆枫的问话突然带了点儿坏坏的味道，好像时光倒流，让那个轻薄少年在鹅黄柳绿的阡陌上遇见命中注定的红颜，又回到充满好奇和新鲜的年龄。

谈笑立刻警醒，"谁怕？就是恶心那东西，繁殖太快，我这小屋子还不得被它占领了。不过我会收拾干净的，应该能控制住。"

谈笑的反应让陆枫回到现在，摸摸鼻子，脸上偷偷地热了。他嘿嘿一笑，不再说什么，随手抓起旁边的一块抹布，拿起来擦着门框。心想，这里太高，谈笑那小个子肯定擦不到。

陆枫来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收拾完了，都快四点了。谈笑拍拍手说："今天在这儿吃吧，检查一下我的手艺？"

陆枫放下手里的拖布，看着干干净净的地面，很欣慰，听谈笑这么说便笑着答应了。他知道谈笑有辆小车，而且也愿意在这里多待一会儿，更何况想起那破长途车他就一肚子火。来的时候倒不觉得如何，回去的路上他怕自己真耐不住性子去打车，那就太亏了。

谈笑也有一点儿紧张，她就是随口一说，没想到陆枫真答应了。她拿出锅才想起冰箱是空的，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走进卧室，陆枫坐在桌前正在翻书。"你要不等我一会儿，我去门口的超市买点儿东西。"

"远吗？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

"哦，不用。不远，就在门口。还有一会儿房东可能送电卡过来，家里没人他没法找我。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说你在这里等他。"

"哦，那你快去快回。除了拿电卡还需要什么吗？"

"不用了。这里的网线、电话线都是通的，电脑我已经打开了，你方便的话就上网看看网速怎么样。这是我自己的电脑，没什么办公文

件，不用担心泄密。"谈笑笑了笑，冬日的暖阳落进桌台上，淡淡的紫色浮动在屋里，别有一种暧昧的味道。

陆枫呆呆地想着谈笑的那一笑，连人走了都不知道。

是因为要结婚了，他才会注意她呢，还是本来就这样？陆枫忍不住联想，如果在平时自己遇见谈笑会不会注意她呢？想了半天，他下了结论--不会！因为她是自己的老婆，所以自己才会"赏光"多看她两眼。

陆枫觉得自己和过去一样，并没有因为婚事改变什么，心安理得地打开电脑，找到自己经常上的网页。

叮咚--门铃响了。陆枫开门一看，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牵着一个小孩儿站在门口。

看见陆枫，她也一愣，"哎？没找错啊，就是我家。不是说租给一个女的了吗？"

陆枫狐疑地问："您是……"

"我是房东。我家那口子让我给送电卡来。你是……谈笑的老公吧？"

"嗯？嗯！"陆枫含含糊糊地应下这个称呼，没有一丝辩解的意思。

"哦，我说怎么老见谈笑一人忙活，敢情是军婚！难怪了！喏，这是电卡，收好了，回头买电什么的都要用到。你们这些当兵的，回了部队就不知道家，留着女人一人在外面吃苦受累，我算是知道了！唉，这世上又多了一个苦命人啊！"

"哎，大嫂，您这是……"

"我家那口子也是转业回来的。虽说很多年了，可是……唉，反正嫁给你们当兵的，是苦是甜都是自己尝着。你们家那口子呢？"

"哦，她买菜去了。"

"哟，难得回来一趟，还让人家出去买菜，你怎么不赶紧干点儿活儿补偿一下？"

"我……我这……这不是……"陆枫摊开手里的电卡，无奈地笑笑。

大婶翻了个白眼，"哼！怨天怨地，见了你们就全都不怨了。我看人家小谈也是个软心肠的人，见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不想让你受累。算了，我也不耽误你们了，回头跟小谈说一声，有什么事直接找我。我们姐们儿能说到一块儿去！"

"哎，好嘞，您慢走。"

陆枫擦擦汗，送走大婶，关上门，突然笑了出来。"那口子"，怎么和我妈说话的口气一样？她说自己是谁来着？"谈笑的老公"？嘿嘿，有老公就有老婆，没老婆的老公那就成了老公公喽！陆枫美美地走进卧室，看见那张床，干脆靠在床头看起书来。枕头、被褥上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儿，和梳妆台上的香水味儿不一样，这里的味道暖暖的，让人想起肌肤和呼吸……

第32节：第五章探亲(6)

陆枫腾地跳下床，觉得自己真的不适合坐到床上看书。他尴尬地整理一下衣服，紧了紧领子，一本正经地坐回书桌，连头也不敢回了。

谈笑回来时，带了一堆蔬菜和肉。陆枫也如释重负地站起来。很明显，这一顿就是涮锅了。牛羊肉都很新鲜，一看就是精心挑选的。陆枫看看正在洗菜的谈笑，悄悄地笑了笑，低头调着底料。

"刚才房东送电卡了？"

"啊，送了，我放在你书桌台灯下面了。"

"好，一会儿我去收着。对了，你喜不喜欢吃香菜？我要不要多切一点儿？"

"嗯，不喜欢。多切点儿葱吧。哦，对了，你要是喜欢你就多切点儿，我无所谓。"

"嗯，少放点儿辣椒，我最近有点儿上火，吃不了辣的。"

"啊？上火了？有没有看医生？哪儿不舒服？"

"没什么，就是长了几个痘痘，多吃点儿蔬菜就好了。"

"我看看……哦，倒是不大。你要小心。刚才房东的老婆来的，她说你要有什么事可以去找她。实在不行，你就找我爸妈去。我妈就是嘴碎点儿，人心眼儿挺好的。"

"嗯，知道了。我也没什么事，办公室里的那点儿破事也不值当拿到家里说。好了，可以开吃了。"

蒸腾的热锅沸腾起来，中间是火辣辣的辣汤，周围一圈是清亮亮的清水，翻着白花。谈笑夹起一筷子肉，陆枫却夹起一筷子蔬菜，彼此一愣，相视一笑，放进锅里。

吃了半饱，谈笑琢磨着怎么开口。

"关于我父亲的事……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我就是觉得……不想见他。一看见他，我就想起我妈，怎么也忘不了。"

谈笑咬着筷子看了一眼陆枫。陆枫放慢了吃肉的速度，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和他现在的那个老婆其实……其实很早就在一起了，背着我妈。"谈笑艰难地说着，"后来被发现了，我妈就把我送到外地的姥姥家住了一个暑假。等我回来，他们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我那时候以为他们不离婚只是为了我。他没有再找那个女的，按时回家却很少说话。妈妈很生气也很伤心。我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听见妈妈偷偷地哭。半年以后，我上高二的时候，查出来妈妈患了肝癌……"

谈笑埋下头，手背悄悄地抹了一下眼睛。陆枫放下筷子，下意识地学着赵伯州安慰媳妇的样子，伸手拍了拍谈笑。

谈笑顿了顿，调整一下情绪，带着一丝无奈说下去："没有半年她就过去了。第二个月，那个女人就来我家，第三个月他们就准备结婚。我把他们轰出去，和他大吵一架。他说我妈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我考上大学，他答应了，所以在我高考前这段时间不会带这个女人回家。我稀罕！"谈笑冷笑了一声，"我匿名报案，说我母亲死得蹊跷，是他们合谋害死的。当时还有人来查，可是我们那儿的公安局长是他的战友，不仅把这事儿压下来，还查出是我干的。他很生气，也没办法，就把妈妈的病历全给了我，让我自己去查。我说不，我要考大学，学法律，把他们这对狗男女亲手送进监狱，把他们都毙了！"

火锅依旧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氤氲的蒸汽里，谈笑的面庞带着不正常的红晕，眼睛突然变得很明亮。陆枫却觉得周身寒冷，不知道那个高二的小女孩儿怎么会如此狠毒地对待自己的父亲。或者……也许可以理解吧！他看着谈笑，也许就在那个时候，谈笑一下子成熟了。也许就是那个时候，谈笑的心智在某些方面停止了发育，所以才变成今天这般模样？

谈笑还握着筷子，拨着锅里的汤，"后来我真的考上大学，还是名校名专业。离开了家，离开了他们，我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像电视上那样去复仇。可是，仅仅一年的大学生活，我就没有那么强的想法了。

我记得妈妈走之前告诉我：她不恨他也不怨他，是真的不恨不怨。她就是觉得可惜。我不知道什么是可惜，还没来得及问她就走了。哼，还是笑着走的。我一直想，我妈说的那句可惜是什么？后来我自己也谈恋爱了，那时我以为可惜就是失去了的意思。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又不是……"

第33节：第五章探亲(7)

"那是什么？"陆枫不太明白。

谈笑看了他一眼，吐出筷子，咬着嘴唇说："其实我也不太明白，只是牵强附会地解释罢了。等我有一天真明白了再告诉你吧！"

陆枫看她情绪又变好了，有点儿纳闷，方才还咬牙切齿，这会儿怎么又没事儿人似的?

谈笑没理他，"我现在只要不见到他就一切正常，只要一提到他、见到他，我还是忍不住想撕了他们！"谈笑把"撕"字咬得很重，仿佛真的正在亲手撕碎什么。

陆枫下意识地矮了矮身子，这才发现自己这个动作和老爹好像！

"那……那就算了，别想那么多了，我回头跟我妈说一声。"

谈笑犹豫了一下，迟疑地问："我想……要不……我们领证就别办事儿了。"

陆枫没来得及想带着阴影的谈笑是不是会给自己将来的生活带来阴影，他只是想到老妈怎么办?

"这个……我再考虑一下吧。"

谈笑愣了一下，随即勉强笑道："那是自然，先吃饭吧。"

自己这样把往事和盘托出，每个听到的人都会义愤填膺，然而陆枫却只是迟疑地还了一句"再考虑一下"，她猛然间有些失望。转念一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就连自己心情极好的时候，也可能会否认那些已经成形的"己见"，甚至有时候会考虑原谅那个人，更何况陆枫这样一个外人！

是她逾越了，忘记了他们的婚姻是多么的特殊。而她在最初设计这桩婚姻的时候，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少些期待吗？难道这么短的时间，自己就忘了吗?

在一连串的反问中，谈笑的心态渐渐平静。

陆枫只是觉得老妈那里的工作很难做，而且战友们都等着吃自己的喜糖，怎么说不办就不办了呢？况且他想，父女终究是父女，逝者已逝，活着的还要继续生活，两人始终这样对立并不好。如果能借这次结婚的契机，让他们父女的关系有所进步，也是一桩好事。想来想去，他觉得谈笑太偏激了，对她的提议也就没怎么放在心上。

吃完饭，两人彬彬有礼地聊了会儿天，谈笑提出送陆枫回去。陆枫拎着谈笑买给他带给战友的一堆食物跟着下楼。

这一次两人熟稔了，陆枫笑着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车？看起来……不太像你的风格。"

"那你觉得我应该喜欢什么车？"

"嗯……三厢的，看起来比较正统，像"捷达"啊，"凯越"啊，好一点儿的"君悦"啊，这类的。"

谈笑把陆枫说的县城的名字输入手机里的GPS系统，驶上大路的时候，定位指向系统开始工作。她这才接着说："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觉得……嘿嘿……可能是我想错了。"

谈笑看看他，笑着摇摇头。陆枫才注意她的左耳上别着一个耳麦，好像是手机蓝牙支持的。正要问是不是，谈笑的手机响了，她低头看了一眼来电，轻扶了一下耳麦说："娇娇？有事？"

谈笑的手机音质超好，或者是那娇倩声音太大，陆枫隐约听见话筒里有女生尖锐的声音："我在你家，你死哪儿去了？"

"我出去办事，你今天先回去吧。"

"不行！我就是冻病了，也要在你家门口！你几点回来？"

"会比较晚了。陆枫来了，我要送送他。"

那边的声音骤然低下去。陆枫耳边一下子失去了信息，有点儿沮丧，只听谈笑说："嗯，是。以后吧，以后有的是机会。嗯，好吧，就这样吧。我先挂了。"

在她们对话的过程中，陆枫突然想起自己过来并没有跟谈笑提到过，如果按照约好的互不打扰的原则，自己似乎是冒犯了。他看了一

眼谈笑的表情，对方很明显在认真开车。

陆枫清清嗓子，最后用"大丈夫敢做敢当"这句话为自己下了最后的决心，"嗯，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没给你打电话……"

谈笑截住他的话头说："哦，没事的。再说也不算什么，如果我这里临时有事走不开，你回家也是一样的。探亲假的时间有限，我也不能要求你只看我一人。其实你爸你妈可能更想看到你。"

陆枫深深地点头，表示万分赞同，她倒是很懂事，"嗯，谢谢你！"

谈笑回以一笑，心里却有些欷?#91;。若是换了别的情侣，怕是做不到这般大方吧？还是自己这样的选择正确。

陆枫也想，这个丫头看着激进，其实想法倒是传统。老妈念叨得太偏了，以后还是多学学老爸，不要介入她们的事儿。慢慢就会好的，慢慢会更好的……

陆枫越想越轻松，似乎美好的生活已经招手在望了。

两人"各怀鬼胎"，竟有些"不约而同"的"缘分"。多年以后聊起来，彼此才明白竟是如此大相径庭！可是那时已是老夫老妻，对数当年恩怨，已经没有什么恩仇了。相视一笑，仅此而已！

第34节：第六章家属(1)

第六章家属

陆枫和谈笑发乎情止乎礼，相敬如宾、一路客气地到达目的地，然后握手再见。

陆枫走了两步，又转头看着那辆小车晃晃悠悠的背影，说不出什么原因，站在原地发呆。直到身边多了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才发现赵伯州跑来了！

"老赵？你来干吗？"

"干吗？"赵伯州踮着脚尖看着汽车屁股消失在地平线下面，愤愤地说，"不是说你媳妇来了吗？人呢？"

陆枫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让某些人错过好戏了。

"这么晚了，道儿又不好走，你怎么也不留留人家？"赵伯州顾不上礼貌，身后是N多人对这个不知相貌的准媳妇的期盼，竟然就这么走了！那沮丧不是一星半点儿，对陆枫自然没有好气。

"哦，她有GPS，迷不了路。"陆枫实事求是，"今天还好吧？"

"好，没事！"赵伯州有些可惜，蔫蔫地跟着陆枫往回走，口气也慢慢平和下来。八卦归八卦，工作不能耽误。他知道陆枫的脾气，也很佩服他对工作的热情，很快跟上思路，"上回你看中的那些新兵表现不错，三班那个土包子竟然是个射击的好材料，我看可以好好培养。别说这个了，这次回家没什么事儿吧？"

"二排的那个班长呢？他的胃病好点儿了吗？"

"昨天刚出的院。胃出血，怕是……我看我们得做好准备了。唉！"赵伯州可惜地说。

陆枫脸色一沉，半天没说话。

快到宿舍门口时，才回头看着自己营部的标牌，低声说："怎么又是一个！"

赵伯州知道他是指上次刚走的那个技术尖子。也是个卖命的主儿，最后身体扛不住了，打道回府。大家一个个地都走了，只留下他们在这里看风水轮换。他叹口气拍拍陆枫的肩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就是命！

重新回到自己的车上，谈笑看了一眼后视镜，镜中是一个略显宽厚的背影，高大沉稳中透着些许轻松。车慢慢启动，谈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始终挂在二挡。还是那个背影，还是那个人，一直背对着她，越来越远，心也越来越荒凉。突地，镜子里的人轻轻扬了扬胳膊，身子微微后仰，然后在画了一个半圆似的形状，看他两臂交合的形状，似乎是在胸前。这个动作甚至带了几分孩子气，好像在招手再见，又好像只是借着这个开合长出了一口气。谈笑甚至能想起陆枫那略微带着拘束的表情，却不知道他此时该是什么模样！

随着陆枫的这个动作，谈笑迅速踩踏油门，三挡、四挡、五挡。在低沉的马达声中，谈笑收回目光，专注地看着路面。在连成一道直线的白色行驶线中，她的思路似乎也找到轨道，回归原本的生活里。

这一天，仿佛出轨，和平日截然不同，却不过是偶然的一天。

回到家里，谈笑淋浴的时候如是对自己说。

明天，还是老样子。

谈笑照常上班下班，紧张工作之余，也开始散发自己的简历，看看有没有工作机会。下班的时候，娇娇打来电话，暧昧的语气带着些说不清的味道，"你见到他了？"

"谁？陆枫吗？当然！"

"唉，不是啦，周嘉！那天晚上他没去找你？"

"哦！"谈笑蹙起眉头，身边有个奸细的感觉很不好，"你告诉他的？"

"他问我的嘛。我这种人，你也知道，根本经不起各种盘问的。"娇娇毫不在意表白自己擅长叛变的特征。

这年头，当叛徒似乎成为一种时尚。每个人都骄傲地声称自己是如何地爱惜生命，反对用生命来维护忠诚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即使谈笑，似乎也是这样。所以，她反驳不了娇娇，只能认命地叹口气，"别添乱了，我们不可能的。"

第35节：第六章家属(2)

"我知道！你早就说了。"娇娇撇清立场，"老娘是无利不起早，本着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原则为人处世的。周嘉认我的好，你也不会怨我，我干吗不啊？"

"行了行了，我误交匪类好不好？你能不能说点儿好话，维护一下咱俩的友谊？"

"只有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友谊才能深刻而长远。我这是用心良苦。"

"去你的！"谈笑忍无可忍地骂了一句。从她身边经过的一个助理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对了，我今天打电话是有正经事儿的。"娇娇突然严肃起来。

"说吧，让我也见识见识您老人家的正经。"谈笑依然没当一回事。

"晚上有空吗？就我们两个。我在的这个公司目前有个项目，我觉得有点儿问题，想找你参谋一下。"

娇娇的声音带着几分焦虑。谈笑皱起眉头，她意识到这丫头可能碰上什么麻烦了，但是她今天要加班做几个文件，"得十点半了，你能等吗？"

"嗯，那我先准备一下，晚些去找你。"

不过上了三天班，能碰到什么麻烦事儿？谈笑想了一会儿，还是摸不到头绪。或者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吧。娇娇一贯喜欢大惊小怪，上班三天就找事儿也不奇怪。

那娇倩是真的有事情，在嘉里商场边上的咖啡馆里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就急急地从包里拿出一张关系图。谈笑没急着看，只是看了一眼外面匆匆而过的人流，十点半了，这里依然人流汹涌。各色女人在西装革履的男人中间穿梭，有套装的、有晚装的、有休闲装的，甚

至还有一个穿着家居服的，刚刚从一辆宝马车里下来，拢了把头发急匆匆地冲进嘉里中心的写字楼。

谈笑颇有闲情地推测，这个女人大概有什么东西忘在办公室了。那场景肯定是回家换好衣服，伺候完老公、孩子，闲极无聊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份文件没看，于是又让老公载着她来取。宝马车的驾驶座上隐约有个人影，应该是位男士，大头晃来晃去的，似乎并不着急。谈笑想，这人一定是吃饱了，所以才肯弯腰为老婆当司机。

那娇倩顺着谈笑的目光也注意到了那个穿家居服的女人，"这不是十九楼那家外资银行的合规官吗？叫什么草的。哎呀，她怎么能穿成这样！哼，我要是她老公就不要她，多丢人啊！"

谈笑看看电梯，那个女人还没出来，她低头一笑，"幸好不是你。再说了，就算你想，人家也未必看得上你。"

"我还看不上她呢！平常人五人六的，我在电梯里见过她，穿的都是巴黎当季的新款，那时候我还挺羡慕的。现在……哼哼，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吧！"

"你这可是典型的势利眼儿啊！别看人家穿的是家居服，那也是当季新款，你啊……歇两年吧！"

"当季新款怎么了？那也得分场合。穿蕾丝内衣上班，就算是天价，也老土。这是品位问题。我看这件事充分暴露出这个女人就是一暴发户！"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俩没钱是穷光蛋，如果有钱了，那也只是暴发户，离贵族可还差着血缘这道门槛呢！你甭笑话人家，只要老公满意，咱们看看就得。再说了，我看那女的挺温柔的一个人，我挺喜欢她的。"

"我看她老公也未必满意！男人啊……"

"行了行了，就算那男人也是个暴发户，两人王八对绿豆看上眼了，干卿的事！"

正说着，那女人匆匆走出电梯，手里果然拎着一个文件袋，厚厚的，还挺有分量。男人也在同一时间看到她，发动了汽车，车屁股上的红灯亮起来，女人钻进副驾。

谈笑看看表，那个男人几乎和她们是同时看见那女人的，若不是一直留心这个方向，是做不出这个反应的。她心里悄悄叹了口气：这世上，终有一些女人会被人疼。那样的好事，就像买彩票中了五百万，太难碰到了！

她喝了口咖啡，有点儿酸，有点儿苦，还有一丝丝甜。

那娇倩轻轻地哼了一声，男人不挑剔女人就像让狗不吃骨头一样难。不过，她不想在这种事情上缺根筋地讨论，说道："回魂儿了，回魂儿了！说正经事儿！"她指着一份图标说，"你看看这家公司的投资关系，有什么问题没有？"

第36节：第六章家属(3)

谈笑打起精神，面前的这份图上用箭头、实线和虚线连着不同的圆圈，每条线上或者标着投资额，或者标着人物关系。她扫了一眼，皱着眉头问："这不是你们公司的吗？才三天，你就能拿到这么机密的东西？"

那娇倩摇摇头，"你以为是我自己找的？那不是吃饱了撑的嘛！这是别人给我的。"

"给你的？"谈笑抬抬眼皮，手指沿着箭头慢慢地移动，继续研究。

"这家公司正面临"337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对它不利，那美国市场就丢了。它在国内有两个比较强劲的对手，为了在竞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在国内市场基本饱和的状态下想开发海外市场。对手已经在亚太和非洲取得初步进展。它希望凭着自己的专利优势地位开拓欧美市场，这是它这三年的发展重点。去年和前年还不错，但是今年美国那边启动了对它的"337调查"。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招我这个职位。

"这图不是一张，而是好几张。最早是出于应诉的需要，律所对公司做DD（Due Diligence）Due Diligence：DD通常用于指对商业企业或个人的调查行为，或者对某一行为是否尽责（履行足够的注意义务）进行调查的行为。最明显的例子是指潜在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出于收购目的进行评价所需要的一种调查。该调查一般都需要律师主持完成。，我是联络人，拿到过类似的东西，但是都很简单。这张图最详细，却不是调查拿到的，而是前几天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有人塞进门的，没看见送这张图的人。"

谈笑靠着椅背，双手放松地搭在脑后，闲闲地问："你怎么这么倒霉？"

从图上看，这家公司的资本结构非常复杂，但是也不是无迹可寻。按照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可以看出来，这家国有企业虽然还是国有，但是大笔资金的控制已经远不是国家了。这张图最要命的地方就是它标出来的人物关系和解释。按照这里所谓的相关看，这家公司的某位权威人物已经通过其他公司实际控制了企业。接下来的事情，在谈笑她们看来已经很简单了，MBO或者外资收购都可以让他的控制变得非常合法。

也就是说，现在揭发似乎还能说这个人可能转移国有资产。等到国有资产合理合法地转到个人名下，牵连更广的时候，再揭发就没有必要了。

那娇倩脖子一挺，有点儿自豪，"这说明我满身正气，受人信赖！"

"扯淡！我看你是被人当枪使了，这种事儿谁爱干谁干。"谈笑想了想，补充一句，"我警告你啊，要是你自己去做，别和我商量，今儿晚上当我们没见过面。"

说着她已经站起身准备离开。那娇倩一把扯住她，"不行，你别跑啊！这事儿你还真脱不了干系。"说着一指其中一家位于某地的分红公司说，"我查过这家公司的资料，总经理长期不在，副总经理执行日常事务。他们可是你老爸管辖的区域，这个副总你想不想知道是谁？"

谈笑愣了一下，坐下来问："不想，但是你能不告诉我吗？"

那娇倩得意地摇摇头，"不能。是你那小妈唯一的亲妹妹。现在她们家在你们那里可是炙手可热，可怜你爸一世清名，晚节难保啊！"

谈笑失声道："他，清名？别开玩笑了。他是出了名的假正经！现在撕破伪装也好。物极必反，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让这一家子猖狂去吧，我倒要看看他们能乐到几时！"

谈笑的表情在昏黄的灯下似乎有些狰狞。娇娇吓得有些不敢说话，静了一会儿才握住谈笑的手说："这事儿我肯定不会管，之所以告诉你就是希望你能有个准备。已经有人盯上他们了，听说最近他那个

省的某个银行高官已经被控制了，具体消息还没有，但是暴风雨迟早都得来。我觉得……谈笑，我觉得你这人心特软，来告诉你就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别到时候人家搬来血缘亲情，眼泪鼻涕一抹，你就栽进去了！"

谈笑愣了一会儿，想不到这个大大咧咧的那娇倩竟然还有这份细心，幽幽地叹了口气说："造化啊！就算现在来了，我都嫌晚。这么多年了，死的死，散的散。他们乐了这么多年，就算马上死都是赚的了。"语气中的幽怨深得好像一股阴冷的潭水，让听的人从脚跟向上冒冷气，"哼，你说我能怎么办？骂吗？他们实在不配；打吗？我丢不起这个人；找人宰了他们？败坏的是我做人的原则。表达蔑视瞧不起又怎么样？这个社会，终究是有钱有势才行。笑贫不笑娼啊！自从当年我一封检举信把他告进检察院，被扣了下来，我就知道，有些事……"她的腮帮子猛然绷紧，脸颊两侧深深地陷了进去，半天才慢慢恢复，轻轻地说了句，"认命吧！"

第37节：第六章家属(4)

那娇倩总觉得谈笑很勉强，更觉得她像是一头被摁住了头的野兽，挣扎着抬头去咬，却被摁得更死，于是只能深深地低下头。可是小兽会长大，兽牙会日渐锋利。只要她不忘记，终有一天，她会咬人的。那娇倩最怕谈笑失了分寸，可是现在这个时候，也只能说这么多了。那娇倩心里加了许多小心，记得以后在这种事情上多提点提点她。

谈笑的家庭是她的死穴。在学校的时候，曾经有人不识相地提起来，谈笑当时就大闹了一场。彼时尚且年轻，如今呢?

时间可以抹平一切，也可以让棱角变成！

谈笑平静了一下，点点图纸问："你打算怎么办？"

那娇倩说："烧了这东西。我可没那个本事和精力发扬正义，不过我会小心不卷进去的。我汇报的那人就是这个总经理，去了才知道是个什么高干。不过凭我对时尚和品位的嗅觉，这家伙绝对不像！你看她这里面玩得弯弯绕绕，现在整个集团都是她的人在控制着，我得小心着点儿！"

谈笑点点头，疲惫地靠进沙发椅中，蜷缩起来，"我以为你就是一混吃混喝的主儿，没想到还挺有心机。"

那娇倩也缩进沙发椅，细细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遥远，"长大了，出来了，回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不长心机怎么行呢？"谈笑盯着咖啡杯发呆。那娇倩的声音继续飘荡，"现在我回家都没得说。好的，说了没意思；坏的，说了他们也没办法；不好不坏的，多少有些遗憾。这心思，谁明白啊！"

谈笑没有接下去，她甚至连这样诉说的机会都没有。

光影下，两个女子相对而坐，蜷曲的身子和中间的小圆桌，好像一个又一个的小圆点，连缀在一起，仿佛一串无限延长的省略号……

陆枫回去探亲一天，发现谈笑其实是个很"老实"的孩子--努力工作，努力上进。尤其是她一天到晚忙得四脚朝天，就连老妈找她谈的事情，似乎也没太挂在心上。谈笑的态度很明显--越简单越好，最好别办。不过，陆枫从谈笑遮遮掩掩的谈话里，也能感觉出她和她父亲之间似乎有什么不愉快。陆枫想起老妈事先的调查工作，觉得这也正常。若是自己摊上这么个老爸，劈了他都有可能。所以，他也没有深究见面或不见的问题，只是打电话告诉老妈，不要多问谈笑的家事。陆妈妈和陆爸爸抱怨了两句，但是聊来聊去，也觉得揭人家疮疤不好。何况儿子喜欢，谈笑的工作也体面，人又眉清目秀，自己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从那以后，陆妈妈开始进入准婆婆角色。时不时地打个电话，或者让谈笑来家里吃饭，但是没有一次谈笑不忙的。老太太也有点儿上火，再打电话就有点儿步步紧逼，看架势一定要谈笑过去吃一顿不可。两人你来我往拉锯战了两三回合，终于，在晚上十点多，谈笑加班时，老太太再次打电话问她怎么还不回家时，谈笑干脆地说："阿姨，我现在是正常上班时间。就是上到十二点，也是正常的。而且我很忙，如果您没什么事，我先挂了。"

话都是常说的话，就是口气不太好。陆妈妈没想到这个丫头一点儿遮掩都没有，愣了一下，讷讷地说："我关心你一下嘛。你看陆枫不在，我还不得多照顾照顾？你一个单身姑娘，总是这么晚走，恐怕不太好。"

"没什么不好的，大家都是这样过。我觉得挺好的。我一会儿还得出去，如果您没事儿，我手头还有事情需要赶着做完。"

"啊？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去哪儿啊？和谁啊？要去多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这么晚凑一块儿？"

"嗯……私事。"谈笑不知道她理解不理解私事的含义，等着接下来的问题。

果然，陆妈妈说："私事？呵呵，谈笑，你都快嫁人了。陆枫在部队里，我知道这滋味儿是不好过。不过你们都是有感情的，该避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嗯，没事儿可以来家里嘛。我和陆枫爸爸都离休了，闲着也是闲着，欢迎你来玩儿。"姜不愧是老的辣，比起谈笑的生硬拒绝，陆妈妈的婉言坚持更有杀伤力。

第38节：第六章家属(5)

不过，谈笑似乎对这种"慷慨"和"礼节"没啥反应。她在电话那端翻了一个白眼，依然不假思索地解释："嗯，阿姨，谢谢您了。不过，我觉得还是自己一人比较方便。避不避嫌，我自己有分寸。要是拿那些流言飞语当回事儿，那还活什么？而且我相信您和叔叔还有陆枫都不是那种不理智的人。阿姨，我有自己的生活和朋友，我嫁给陆枫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的，陆枫也非常支持我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时间我会去看您，不过……我平时比较忙，可能在关心二老方面会让您失望，还请您不要见怪。"

电脑右下角显示时间的数字在无情地变化，谈笑抚着额角，不知道十一点之前能不能做完这个报告。尽管今天晚上根本没有什么约会，但是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她真的觉得需要找个人好好地聊聊。

谈笑的话已经非常直白了，她就差没直接说"您没事别来打搅我，我跟您没什么好说的"这样的话了。如果陆妈妈继续说下去，这些话便会开始在谈笑的嘴边打转了。

好在陆妈妈也是非常精明的人，她已经知道谈笑和她玩儿的不是统一规则的游戏。如果对方想拒绝你，绝对不会绕着弯子。在这种直白的表达下，陆妈妈还没学会如何坚持己见。她也有点儿担心搞僵了关系，自讨没趣，暗自记在心里，嘴上说："哦，没事儿，我和陆枫爸爸不会怪你的。不过你还是要注意一些，就算为自己也要保重啊！好了，早点儿回去吧。我挂了。"她心里窝火，电话挂得快，话音一落，已经啪嗒一声甩掉话筒。

老头从报纸里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了然地说："怎么，和谈笑生气了？"

"哼！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不懂事，不识好歹！"陆妈妈气呼呼地上楼。

陆爸爸识趣地保持沉默，防止战火蔓延到自己身上。

陆妈妈刚上楼，放在陆爸爸身边的电话响了。

"喂？"

电话那头有点儿吃惊，"爸？怎么是你啊？"说完陆枫也觉得唐突。但是陆爸爸从来没有主动接过电话的，当官养成的习惯，都要过过秘书或者老婆的手。今天怎么一反常态？

"嗯，不行吗？"老头也很生气，自己家的电话凭什么不让自己接？离休了接电话都不可以？"什么事啊？"

"哦，我……我想问问……那个婚事……安排得怎么样了？"陆枫的声音越说越低。

"怎么？等不及了？"陆爸爸一反常态地没有教训儿子专心训练，反而看看楼上的动静，压低声音说，"你妈心情不好，这会儿别问她。"

"啊？为什么？"

"没什么，更年期，没事儿找事儿，过两天就好了。"陆爸爸倒是很轻松。

陆枫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因为……谈笑？"

"嗯，差不多。不过你妈那脾气，换谁都一样。人家姑娘挺不容易的，我看你妈是没事儿找事儿。"

陆枫哼哼唧唧的似乎还有话没说完，"爸，那个……婚事……能不能不办？"

"啊？"陆爸爸这才明白儿子打电话的目的似乎不是催，而是拖！"怎么了？"

"部队有事儿。"陆枫简短地说。

陆爸爸也是军人，知道不该说的不能说。既然儿子这样说了，那就不好多问。只是谈笑那边不知怎样，"人家姑娘怎么说？"

"我们商量了，就选个方便的日子，我和谈笑去领证，然后我带她回家吃个便饭，办事儿就暂时拖拖。她也没意见。最近她那儿事情也比较多，很难请假。"

陆爸爸沉吟了一下，终于沉重地问："你妈怎么办？她可是盼这事儿盼很久了。"

"就说……嗯……先拖拖吧。我也没办法，妈应该理解。"

陆爸爸听出些味道，"你不是故意不想办事儿吧？"

"没有，没有！"陆枫赶紧否认。后背刷刷地冒出一片冷汗，浸透了背心。老妈如果是四处溜达的狐狸，老爸绝对是打盹儿的老虎，睁睁眼皮都能吓死人。

不过陆枫深谙"扯虎皮做大旗"的道理，部队的保密条令和各种可能情况在他的欲言又止之间，成功地构筑了老爸的"理解"世界。

"明白了，你去吧！我跟你妈说。这么多年了，这点儿道理还是懂的！"

第39节：第六章家属(6)

好说歹说，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奸猾"但是懂得军队的老爸，陆枫放下电话擦了擦汗。

真让老爸说对了，他的确是故意不想办事儿的！

对谈笑的无明火还在悠悠地烧着，没因没果。想起这个未婚妻就生气。但生气归生气，陆枫还真没想过分手什么的。

陆家的风云和谈笑毕竟有段距离。她放下电话虽然知道自己说话欠妥，可是真的不想再这样被查岗了。当初千算万算，怎么就没算上他老妈呢？真是缺乏经验！

不过，这些毕竟是私人恩怨，谈笑的大脑没给这些事情留太多空间，很快转移到工作上，又度过了快乐而充实的一天。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头天陆妈妈的骚扰还可以忘记的话，那么这一天的打击对谈笑而言，可是晴天霹雳！

她失业了！

或者说，将要失业！

今天大合伙人把她叫到办公室，和蔼地告诉她，这个所要注销了。考虑到她还没满实习期，可以随时离开的特殊情况，加上他本人很欣赏她的能力，所以提前请她做好准备。话说得客气，翻译过来就是：你人缘浅，还是自找前程吧！

谈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却没想到这么快，整个人仿佛突然失去了重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除了机械地拉开笑容，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脸颊热辣辣的，好像被人当众扇了一个耳光。她眼角的余光顺着地面扫到门口，人来人往，似乎没人注意这里的情况，一颗悬着的心又突然找到了地面，只是摔得七荤八素，好不难受！

"哎，别哭，别哭！"合伙人有点儿手足无措，掏出一块布，发现是擦眼镜的，又尴尬地换了一张面巾纸，"本来我是想带你的，可是你

也知道你师母身体一直不好，我工作忙，没时间陪她，现在好不容易不得不休息了，我想陪她四处转转。这一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这样吧，"合伙人想了想，"你的能力我是很相信的。我手头有不少客户，在我出去这段时间需要维护，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可是不好找啊！"

合伙人感叹，微微顿了顿。谈笑敏感地看了他一眼，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话里有话！刚刚不过是个开头，一巴掌先把你扇得头晕转向找不着北，然后任杀任宰！她连忙收拾起心情，竭力稳定下来，嘴上还不敢怠慢，"秦律师，谢谢您。非常……谢谢！不管怎么说，这个所是我开始的地方，都是有感情的。不管将来会怎样，我在这里一天就会好好做一天。谢谢，真的谢谢！"

谈笑不知道这个老狐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隐约觉得后面或许会有甜枣儿，能不能拿到估计要过关斩将。她话里话外都为自己留了许多余地，不敢说死什么，也不敢推脱什么。只好就事论事，拣着明显的事情说。

她悄悄看了一眼秦律师，对方的脸上也没见什么表情。谈笑咬了咬牙，决定先露点儿底，也显见自己的真诚。想了想，拣了一句大家都知道，但是谁也不说的话，"您也知道，我是铁了心喜欢这一行的。您是前辈老师，就是我的榜样。不过这一阵子我也看明白了，要到您的水平，没有几十年的功力磨炼是不够的。所以，我想至少拿出十年，我就做学徒了，十年对我这辈子来说应该还不算长。所里有这样的变故，我也很难受，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始终都是所里的人。"

合伙人呵呵一笑，说道："谈笑啊，你这孩子就是实诚、踏实。唉，现在的年轻人啊，好高骛远。羽毛还没长好，就想翻山越岭！好啦，我不多说了。咱们所注销了，可是人都还在。我要休息一段时间，保不齐以后还要回来。这些客户资源丢了可惜。钱律师是个有能力的人，可惜眼高手低，客户心里也明白。你去帮他虽然能锻炼能

力，但是市场有限。如果有时间，就帮我做些事吧。嗯，不过……你知道，咱们所能力有限，有时候我也……唉，不得已啊！"

大合伙人没有说下去。谈笑猜着他可能私下里和别的所有什么交易，这些交易看来要部分地转移了。谈笑不知道该不该显得明白这些事，只好说："其实，我一直拿您当老师。放在过去，这叫偷师。名不正言不顺，心里还有点儿内疚。如果您觉得我能帮得上忙，那对我是好事儿。我现在就是想学东西，特别想。"

第40节：第六章家属(7)

谈笑觉得自己特别衷心，甚至有点儿像电视上的狗腿子了！

秦律师看看她说："我觉得你以前做得也不错，都是自己独立做的。客户也很满意啊，不用这么谦虚的！"

谈笑说："那还不是初生牛犊不知道深浅嘛！仔细想想，如果不是咱们所和您在后面撑着，人家能给我这个面子吗？"钱律师的面子被自动忽略了。

人在江湖，不能太明白。

"哦，也对，各有所好嘛！你们年轻人啊，比较讲求随心所欲，不勉强自己，我们就比不了啊！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堆责任，根本想不到还有自己！唉！对了，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打算……就是这样一家家做下去了。反正那么多case，总需要人来做基础工作的。而且，我目前的待遇也还行。"

"你不是要结婚了吗？听说是个军人。军人挣得……嘿嘿，将来有小孩怎么办？"

"没什么怎么办。穷日子穷过，富日子富过，都是一样的。我妈挣得没我现在多，不也一样把我养大了吗？"谈笑想得很简单，"没什么问题。"

秦律师打量了她几眼，似乎想知道她这番话是真是假。

谈笑有点儿丧气，她大概明白秦律师的意图。律所注销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大合伙人也在为自己找出路。估计他出国旅游休息一段时间也是事实，只不过人老心不老，总是不甘心在走了的这段时间被人抢去自己一辈子的心血。现在正在物色人选。通俗地说，他是在找接班人--既要有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能让他好好享受悠长假期），又要忠心耿耿，不会拿走他的资源翻脸不认人。谈笑想，自己平日的低姿态可能帮了自己不少忙，竟然成了约谈对象之一。不过，这老狐狸肯定不会轻易放权，如果能有下一步，肯定还有无数关卡等

着自己。更何况老爷子休假是所里公开的秘密，多少人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块肥肉。那些人都是人精，要才有才，要资历有资历，哪里轮得到她啊！就当是对自己低调做人的鼓励吧！想到这儿，谈笑的心情有点儿沮丧，眼神也略微无神。秦律师正观察她，这一切都落在眼里。

谈笑其实不是那种特别争强好胜的人，通常三分钟热度过后就会犯懒。懒一阵子，才能再烧起热度。所以这会儿又悄悄地开解自己：能拿到他的客户固然好，拿不到也无所谓。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当不了合伙人，还可以继续当助理嘛，只要能养活自己就好了。想到这儿，谈笑的心情轻松了少许。一抬眼，正对上秦律师打量的目光，赶紧下意识地露出一个带着点儿讨好的笑意。只是心情变了，这种讨好多了些许无赖的味道。

秦律师老奸巨猾，看她初时跃跃欲试，后来有些沮丧，最后竟然透着点儿无赖，心里就知道这丫头肯定觉得没戏，已经放弃了。但是这样反倒让秦律师放心一点儿，容易放弃的人，也不大抓得牢。谈笑有冲劲儿，却不长久；有才华，却不尽力。秦律师早就发现她是个比较容易放弃的人，说好听点儿就是"好说话"，与她努力工作、以所为家的劲头正好相反。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她努力工作，但是凭着那双阅人无数的老眼，秦律师认为谈笑和那些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而努力的人不一样。而这点，正是他需要的。

他还要回来，这一行还要继续做，没道理拱手交给别人！

这次谈话没给谈笑留下任何清楚的信息，甚至连离职的时间都已经确定。从现在开始，还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去找工作，目前手头的项目都要重新进行清算和移交。在这段时间，她一方面依然尽力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好自己的未来。秦律师说得很明白：各人顾各人，不要想着互相帮助这码事儿！

至于秦律师的"私人事情"，人家没提，她也不好意思追着问。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谁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谈笑有些庆幸，自己还算提前知道的。傻人傻乐，谈笑总能让自己开心起来。

第41节：第七章结婚(1)

第七章结婚

谈笑依然用心地工作着。秦律师并没有像他暗示的那样把工作交给谈笑，反而把所里最没人做的事情都推给了她。

几个较劲儿的合伙人已经开始分账了，所里其他律师明里暗里纷纷排队。很多需要出差又没有油水的活儿就放在一边。秦律师找来谈笑，问她愿不愿意为所里牺牲一下个人时间。

一般律所的业务像所有的公司一样，也会争取一些特大的出名的项目来做。但是这些项目费时费力，看着顾问费都是上千万的，有的上亿，可是打包做下来都是亏本的。花钱赚吆喝，秦律师总是这样教导大家。反倒是小项目，律师自己就能搞定，基本上花不了几个钱，都是光赚不赔。所以，律师们也很精明。小项目不交，大项目少参与，反正挣了名是所里的，我只要在这个所就好了。

谈笑知道这些大项目就算是做好了，客户也不会是自己的。况且，这种大项目通常是几个律师一起来做。现在这种状况，主事的人相互之间明枪暗箭，项目负责人不敢也不愿意放权，但是跟着的人看不准风向，不敢贸然做事毁了前程。

但是，谈笑已经别无选择。

非常时期，她根本找不到愿意和她Share项目（能赚钱的项目）的人。和她类似情况的人，走的走散的散。有去其他所的，有去公司的，挣得也不少。回过头来，她们也劝谈笑，"该走就走吧，赖在这里有意义吗？"

谈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走。

在家休息的时候，她也会想想原因。列举了千万条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她害怕下一家律所和这里的情形一样。对于一个已经熟悉的环境，她不愿意轻易放弃。哪怕让她付出很高的代价--只要她能付得起！

谈笑轻轻点点头。秦律师笑了，拿出几个超大的文件夹交给她，"小谈，这都是我们的重要客户，你务必要仔细做。无论这个所在与不在，做不好伤害的都是大家的名声。而且，你年纪轻轻一下子做这么多大项目，对你将来会有好处的。对了，钱律师会和你搭档，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问他。"

谈笑愣了一下，那个心思堪比潘金莲的钱郑义怎么会吃这个亏?

等她做起来才知道，人家根本不吃亏。他有个协调人的名号，别人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较真，无形中就成了他在做主。而且，他也不会指派别人干活儿，谈笑好像超级战士，被他指使得团团转。谈笑更明白，钱郑义虽然不参与具体的过程，但是客户那里可没少联络。说白了，就是一个字--抢！至于能不能抢过来，可就看人的本事了。谈笑觉得这是秦律师的老客户，不是做几下关系就能拿下的。更何况，这里面也许有其他的利害关系。

有时候，看着钱郑义上蹿下跳地联络，谈笑觉得他有些聪明过了。

当然，钱郑义也会经常找谈笑了解情况，偶尔也说两句类似掏心窝子的话。"谈笑，我跟你说，这几个项目做完了，你出去一说，那就直接升大律师合伙人了！谁能比你有经验？"

谈笑勉强笑笑，钱郑义将来一定会这样说的。可是以她现在的资历，就算这样说了，信的人能有几个？多半人家会以为她就是一打杂的！

"谈笑，你真是个实在姑娘！"有时候，钱郑义也会拍着谈笑的肩膀感叹，似乎也有些不忍心，"明天这个文件一定要拿出来，你务必要仔细审查，不能错一个字啊！"

这种时候多半已经深夜，这句话就意味着谈笑又要付出整夜时间去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所以，她每次看见钱郑义似乎要表达同情的时候，心脏就会隐隐发闷。

谈笑抬头看看外面的天色，已经到了年底，后天就是年三十，所里的律师陆陆续续走了一半了。办公室里冷冷清清，分外凄凉。

"谈律师？"

谈笑扭头看去，原来是前台，"小王，什么事？"

"哦，这是您的快件。所里现在就您在忙了。真辛苦，您瘦了好多呢！"

谈笑摸摸脸，胸口的憋闷感又上来了，说道："是吗？看来减肥很成功啊！"

小王看看周围没人，压低声音说："今天您刚出差回来不知道，昨天钱律师和秦律师吵架了。"

"哦？为什么？"

"听说钱律师要走了。"

第42节：第七章结婚(2)

虽然在意料之中，毕竟有些仓促。钱郑义领衔挂帅这几个项目，他说走就走，项目怎么办？

好像看出了谈笑的疑问，小王说："我听钱律师的意思是，他虽然走了，但项目还是做。但是秦律师不答应。"

谈笑说："那他说了以什么名义做吗？"

"好像是要加别的所。秦律师说合同都签了，让客户知道了不好。钱律师说客户那里没问题，他都说好了。秦律师很生气，说钱律师做人不地道！哎哟，秦律师发了好大的脾气，我从来没见过呢！对了，谈律师，您一直做这个项目，不知道吗？"

谈笑想起昨天晚上她刚下飞机就接到秦律师的电话，问她项目的事情。当时秦律师还很突兀地提到愿意送个项目给她，方便找工作。虽然机场的环境不好，谈笑还是察觉到里面的诡异，只是告诉秦律师："我是所里的人，做的是所里的项目。就算有一天走了，一定会把项目交接清楚。"

当时没听清秦律师的情绪，但是说完这一句，秦律师就没再说什么，只是让她注意身体别累着。想必是来试探自己的态度的。

"谈律师？"小王看她不说话，奇怪地叫了一声。

谈笑惊醒，才笑着说："你看我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能知道吗？这不过完年马上还要出差，快累死了。对了，所里不是年后有体检吗？今年的安排了吗？"

小王眨眨眼，似乎惊讶谈笑的不在乎。当时所里都炸开锅了，这个谈笑就是个怪胎！

"哦，没消息呢。"

"唉，看来得自己掏钱了。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把年终奖发下来？"

这是所里的经典笑话，年终奖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发下来，人们往往以此调侃，结束话题。

小王识趣地接上："但愿吧。反正我是要耗到最后一刻拿金子的。您今年这么忙，肯定是个大礼包。"

谈笑累得几乎没力气回答，扯了个微笑看着她离开。

胸口的憋闷一阵一阵的，最近似乎有加重的趋势。谈笑放下手里的卷宗，决定今天早点儿回家，好好睡上一觉。要是真累病了，那个大礼包就要原封不动地转到医院了。

刚进门，座机响了，依然没有来电显示。陆枫，还是周嘉？

"你好！"

"我和家里说了，他们同意咱们先领证，办事的事儿就往后拖拖。"没有自我介绍，上来直奔主题，声音里带着几分惯常的嘶哑，是陆枫。他有些抱歉，"部队里临时有事，恐怕这个年回不去了。"

谈笑这才想起现在是小年夜了，笑了笑说："没关系，你好好工作吧！"头上仿佛盖了一个铁罩子，她觉得非常疲惫，还是强打几分精神来应付。

陆枫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是仅有的那一天的见面，似乎还不够让两人熟络到可以随便说话的地步。最后只好简单地道了声："谢谢！"

她只想睡觉，什么也不管，只想睡觉！

谈笑正想挂电话，陆枫那边突然有些嘈杂。他说了声"等等"，电话那头一阵含混不清的交谈，他又说："明天我过去，咱们把证领了，顺便回家吃个饭，办事儿就再定吧。"他没有解释匆促的原因，谈笑只觉得一件事就要解决，心头也松了口气，很爽快地答应下来，郑重地记在记事本上--"明天领证"。

谈笑突然想起陆妈妈那天的电话，觉得应该解释一下，打起精神，喊了一句："等一下！"

陆枫一愣，"什么事？"

"对不起，让你在阿姨面前为难了。"谈笑心里没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但是站在尊老的立场，态度不好也应该道歉不是？她只是不想让

陆枫明天带着情绪过来，她已经很累了。能今天解决的事，就不要放在明天。

"没事儿。"陆枫有点儿尴尬，这样显得他很任性，虽然老妈的确让他很难堪，但是从本心讲，他也不喜欢办酒，谈笑只是给了他一个由头而已。

"过年的时候，我去看看阿姨和叔叔。你是不是过年也不能回家了？"

"嗯，是。你去也好，谢谢！"陆枫简短地回答，谈笑几乎感觉不出他的喜怒，遂放弃地叹了口气，说："再见！"

第43节：第七章结婚(3)

"再见！"电话那头依然很吵，陆枫的回答有些仓促。

谈笑想象着部队里的样子，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听说过年的时候，部队都要战备?

陆枫放下电话后有点儿后悔。人家姑娘还是很通情理的，或许工作忙，习惯了直截了当，但最后不也算是表了个态嘛！更何况人家主动说了过年回家看看，自己若再计较就显得小气了。陆枫洗了个澡，想着明天早点儿走，争取多陪陪她吧！

第二天，谈笑五点赶到办公室，处理手头的工作，争取中午能出去。秦律师已经放假，谈笑在电话里说明情况，那边是一连串的恭喜祝贺。钱郑义也不在，打电话也没人接。谈笑留言给秘书台，收拾桌子，准备出门。没想到，前台已经有人在等她了--周嘉！

"我从没想到自己能这样追女人。"周嘉很自负地表达自己的无奈。

小王以大张的嘴巴表示她清楚地听到了一个帅哥式的抱怨，想必今天的午餐会以绯闻作为主题。

谈笑无奈地领着周嘉走进电梯，"什么事？"

"吃饭。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尤其是女人，保持有规律的饮食有助于延缓衰老。"周嘉笑嘻嘻地凑到谈笑耳边低声说。热气若有似无地吹进她的耳朵，毫不意外地撩起朵朵红云。

谈笑偏头躲开，送给他一个勉强的微笑，"谢谢。我累了，想早点儿休息。"

周嘉的脸色僵了一下，却还是笑道："你不是真的不想工作了吧？"

"你知道了？"

"什么？"

"不知道算了。"

"好吧，我知道了。"周嘉收起嬉皮笑脸的样子，正经地说，"就算是朋友担心你，一起吃个饭吧。"

"谢谢，不过我真的不想吃。"

"谈笑！"周嘉怒了，声音拔高，"你到底想玩到什么时候？"

谈笑说："早就完了。我真的不能跟你出去。"

周嘉沉默着，嘴唇微微颤抖，半晌才说："你怕像你妈妈一样？可以！放弃那个陆枫，我给你最安全的保障。我们订个婚前协议，财产责任、权利义务划分清楚，若有违约，立刻执行。我绝不像你父亲那样瞒着骗着，如何？"

谈笑的眼睛从大变小，又从大变小，脸部似乎还有些扭曲，勉强恢复正常后才说："晚了……"

"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觉得我已经爱上你了，想要你的全部。对你，我想要的，不是一纸约定可以说清楚的。晚了！你给不了我要的，我要不起你给的。"

这回轮到周嘉变脸，青青白白、红红火火了一阵子，才似笑非笑地说："你这不是……杀人吗？"

谈笑懒洋洋地挥挥手，"等我不在乎了，我们再吃饭吧。我请你！"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她还是不想告诉周嘉自己今天下午去领结婚证。

对于周嘉这种人来说，根本就不相信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尤其是在看到自己的那封邮件和还款之后。但是，也只有这样说，才能让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继续半信半疑下去。谈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爆发，或者就这样湮灭，她从来不去想未来。即使是现在的婚姻，她想的也只是过一天算一天。

她将是陆枫的妻。

周嘉兀自愣在那儿，第一次听见谈笑正经地说爱他，却同时听见严肃的分手申请。好比你刚刚打通关，还没来得及欢庆胜利就听

见"game over"的声音！他几乎要笑起来，气极而笑，却又带着几分得意。

看来那份退款只是女人的一时冲动，自己或者可以不用太在意?

陆枫在登记的门口看见谈笑时吃了一惊，有阵子没见，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又黄又瘦，连个子也像缩了一般。

"你……没事吧？"陆枫迟疑地问她，"怎么瘦得这么凶？不是……要解散了吗？"

"嗯，我也不知道，反正突然多了很多项目。"谈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面临的艰难，只好继续轻描淡写，希望他不要继续追问。

陆枫看了看谈笑，也不知道自己该继续问什么，还可以不伤人，只好作罢。上楼的时候，谈笑猛地站住，陆枫下意识地扶住她，"没事儿吧？"

第44节：第七章结婚(4)

"嗯，没事儿，可能是血压低。"谈笑喘过气来，简单地交代。

陆枫看看她粉色的嘴唇，青白的脸，明知有问题却问不出来，闷闷地跟着上了楼。

排队，照相，领证。人不多，陆枫跑前跑后地张罗。回头一看，谈笑正在打瞌睡。陆枫突然觉得很冒火，结婚又不是我自己的事，凭什么我在这儿张罗，你却在那儿睡觉！

后悔，已经来不及！

本来陆枫和谈笑打算领完证回家吃顿团圆饭，与亲戚们聚聚。但是在领结婚证的时候，谈笑突然接到秦律师的电话，需要她立刻到宁波去。谈笑为难地看看侧耳倾听的陆枫说："嗯，我……我今天领证。"

红色的结婚证在陆枫手里转了一个圈。

"领证？领什么证？"秦律师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了，谈笑觉得这款手机有泄密的嫌疑，明天一定要买个新的！

"结婚证。"

"哦！对了，你说过。怎么还没弄完？他们还没给你发证吗？需不需要我给你找人说说？"

"嗯，不用不用！排队的人比较多，我们刚刚领上。"

"哦，那下午你收拾一下，我让小王给你定晚上七点的飞机，你也好休息一下。对了，恭喜啊！恭喜！"

话音刚落，谈笑还没来得及说谢谢，那边啪嗒一声，电话已经挂上了。

她扭头看看陆枫，无奈地叹了口气。

"出差啊？"陆枫试图让自己显得大方些，"你们……业务还挺忙的。嗯，你的……你的身体行吗？"

谈笑突然笑了，"啊？没事儿，很好。工作嘛，难免累些。嗯……谢谢你！"

陆枫有些不明所以，"谢……谢什么？"谢他娶了她？

谈笑摇摇头，走下楼梯，"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来，好像一直还没人这么问我呢，结婚就是不一样啊！"

她似乎有些感慨，陆枫看见她的眼角似乎有些亮光，不太确定那是不是泪水。而且他觉得这句话很平常，那些士兵们身体不好的时候，他都会问一问。大家都是这样的，有什么好谢的呢？还是女人都那么敏感？

陆枫有点儿犯傻，谈笑趁机抹干净眼角的泪珠，提醒自己一定要在飞机上睡一觉。怎么说话这么没脑子！

两人一时无话，闷闷地低头走路。谈笑指着路边的肯德基说："我们吃点儿东西吧，我记得你早上出来没吃东西。"

陆枫看了她一眼，其实这女人还不错，至少记得他早上没吃东西！这是不是说明，其实谈笑可以照顾好所有的事情，不需要自己多费心？陆枫竭力降低心里的内疚，但还是很不舒服。

刚刚结婚就这么别扭，今后怎么过日子啊？

陆枫的电话响了一声，是短信。看完短信，他说："我妈问咱们办完了吗？今天是结婚的日子，就算不办事儿，怎么也应该回家吃饭。现在……三点了……跟我妈说一声，让她早点儿做。"

谈笑迟疑地说："嗯，机场高速比较堵车，七点的飞机，至少五点就得出门。我还得回所里取资料，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陆枫脑子一热，心想我步步后退，你怎么就这么……这么不识好歹！太欺负人了！心头的小火一簇一簇地烧着，结婚第一天，连顿饭也吃不得？还真是权利义务清楚明白啊！

谈笑赶紧指着肯德基对面的湘菜馆说："要不我们去那里吃吧，叫他们快点儿做，应该来得及。"

"不用了！你赶紧忙你的吧。"陆枫憋着声音，试图平静地说。

谈笑的脸涨得通红，凭什么你生气啊？大家说好的，结婚后各过各的。明明自己有事在身，怎么他就这么不通情理！

她越想越气，"也好，我送你回家，然后去取东西。"她突然恢复了冷然的样子，没等陆枫回复，径自走向自己的车，开门上去。

陆枫气得甩手就想走，想起"互不添麻烦"的约定，心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你谈笑自食其果的时候！

路上，谈笑在肯德基的穿梭餐厅买了一份快餐。陆枫坐在副驾的位子上，拿着快餐，依然绷着脸不肯说话。

到家门口，陆枫下了车。谈笑毫不迟疑地发动车子绝尘而去。陆枫低头看看手里红彤彤的结婚证，头一次体会到自己以前的那些女友为什么会向自己发火？这种被抛下的感觉真的不好受！

第45节：第七章结婚(5)

"儿子，谈笑呢？"陆妈妈推开门看见儿子傻站在外面发呆，吃惊地问。陆枫用手一比画，还没说话，屋里传来陆爸爸的声音："是陆枫吗？刚才部队来电话，让你马上回去！"

呼，陆枫突然觉得世界一片光明，简单地告诉迎出来的老爸和等得不耐烦的老妈，"我们结婚了，谈笑出差了，我走了，再见！"

掉头就走的瞬间，陆枫突然觉得应该回头看看。正看见老妈茫然地立在那儿，脸上渐渐有怒气积聚，吓得他撒腿就跑，拦了一辆出租车远远地逃离大院。

坐上长途车，陆枫突然摸到手里一个热乎乎的东西，低头一看，买的快餐自己还拿着呢，谈笑没有带走。那时光顾着生气，根本没注意。陆枫打开一看，是肯德基的蛋挞。心想：这个就算结婚蛋糕吧！恶狠狠地咬了一口，一股怨气油然而生，还有丝丝的后悔缠绵不绝。

不知道谈笑怎么解决她的晚饭呢？好像她也是一天没吃东西。

陆枫闭上眼，又想起谈笑那句感慨--"好像一直还没人这么问我呢！"心里有点儿酸酸的。

谈笑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

她家里真的一点儿不问也不关心吗?

这次出差时间超乎想象的长，一去就是月余，年都是在外面过的。秦律师除了很体贴地增加了一点儿她的出差补贴，买些必要的牙膏牙刷之外，似乎就忘了她。除夕、初一的时候，谈笑一向繁忙的手机突然安静，在喧嚣的烟火声里，她就像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没有陆枫，没有周嘉，没有那娇倩，谁都没有打过来电话。

除了除夕那天，她打了一个电话之外，没有任何电话。反倒是不亲不疏的客户一直发着不痛不痒的祝福短信。

沉默一直延续到初五。

谈笑早就习惯了，在宾馆里埋头大睡，借着这几天好好休息。其实，她也不寂寞。每天她都开着电视，调到中央七套，那里有熟人--陆枫在救灾。

谈笑从电视上看到新闻：在张家口张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雪灾，我们已经派部队过去支援。从屏幕上，谈笑看到了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脸--黑了，瘦了，更精干了。满口的国家大义，耳朵却是红红的。谈笑很容易就分辨出冻红和羞红的区别。这个男人很可爱，尤其是看他终于不耐烦地推开啰唆的记者，转身干活儿的样子，最可爱了！

谈笑暂时忘记自己时运不济，想起那个电视上"害羞成怒"的小男人，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原来他说的有任务就是这个啊！即便知道电视报道多么煽情，可是想起自己的丈夫，谈笑还是会下意识地关心天气预报。

气候条件正在好转，陆枫他们不是首轮出发的部队，这个时候应该相对安全一些。谈笑不知道部队会怎么安排，但是她相信陆枫不是那种蛮干冒险的人。如果他要牺牲……

谈笑突然顿住--牺牲?

这个词突然变得很现实。对陆枫这样的军官，牺牲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职位不上不下，激情遮天蔽日，满脑子身先士卒，鱼水情深，然后就忘了离他最近的父母……妻子。

谈笑心里怪怪的，自己竟然成了某人的妻子了?

初六这天，谈笑歪着头站在候机大厅里想了一会儿，对自己妻子的身份迟钝地表达了好奇之情。然后是机场广播甜美的声音，催促去福建的乘客快些登机。

仓促之间，谈笑拿出手机，拇指如飞，发了两个字过去--保重。这个是妻子应该做的，我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不能证明什么！谈笑如是告诉自己，走进登机口。

只是，她害怕证明什么呢？谈笑坐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拒绝思考。

陆枫执行任务一直到过完年都没回来。真应了那句口号：战冰雪，斗风霜，哪儿有困难哪儿有我！谈笑在中国大陆的天上不停地飞来飞去，就是不曾在京城停留。

两人的消息零零落落地传到京城，陆妈妈唯有仰望长空，是不是该拜托总在天上飞的媳妇带个消息给儿子？儿子忙就算了，找了一个媳妇也跟着忙。刚开始，她还对老头唠叨唠叨，大年除夕随着希望的攀升，怒火也在攀升。十一点的时候，电话铃响了，陆妈妈絮絮叨叨地说："这个臭小子，终于知道给咱们电话了！"

第46节：第七章结婚(6)

陆爸爸看着老婆乐开花的脸，心里酸溜溜的，"我天天问候你，也没见你这么开心。"末了，想起电视上的一句台词，"都是男人，咋差别这么大？"他老家是东北的，多年乡音未改，说起来倒也有几分神似。逗得陆妈妈瞋了他一眼，拿起电话。

陆爸爸眼睛盯着电视，耳朵贴在老婆身边。等了半天，没听见老婆熟悉的嗔怪，诧异地仔细看了她一眼。怪了，老太婆怎么是那种表情？

嗯嗯啊啊，应答了几句，陆妈妈终于冒出一句完整的话："那……那你也保重啊！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担心。陆枫也好，不用担心。"陆妈妈的一只手绞着衣襟，似乎很局促又很慌张。

等到放下电话，扭头迎上陆爸爸的目光，陆妈妈指了指电话说："谈笑的。"

哦，谈笑的！

陆爸爸点点头，揣摩了一下老婆的心意，说："这孩子，还行！"

哼！陆妈妈立刻恢复了平日的自信，冷哼一声，不屑地撇撇嘴，坐进沙发看起电视。只是眼珠子似乎没有随着电视转，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良久，她突然问："你说，他们怎么了？难道日子比我们那时候还难过吗？要这么拼命！"

老头深知这不过是自问自答的一种，虽然他很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解剖一下，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沉默是金吧！

陆枫擦了一把汗，拢紧了大衣。雪早就停了，年也过得差不多了。今天出发的时候，他没带手机，所以一点儿谈笑的消息也收不到。明天是正月十五，前天想起给家里打电话，才知道谈笑一直在出差，而且除夕的时候还给家里打了电话。想起那个又瘦又小的女人，陆枫心里有些别扭。他不了解谈笑的生活，更无法理解她的选择。虽

然他们结婚了，但是他们婚姻的基础似乎并不鼓励他们去探究对方的隐私。

但是，陆枫仍然忍不住揣测：或许这种忙碌的生活就是谈笑开出那么奇怪的婚姻条件的原因？

陆枫奋力挥锹，一层层地流着汗，衣服早已湿透，这些汗液出了身体一碰见外面的空气就会变成冰冷的小冰粒。就像老妈说的那样"下雪不冷化雪冷"，清冷清冷的空气根本不是他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可以融化的！

谈笑的短信他早就收到了。原来她还是记挂着他的。

灾区上空只有军用飞机，但是每次听见马达的轰鸣，陆枫都会抬头去看。下意识地，他也在寻找那个人的影子。

很瘦，很小，很奇怪的女人。

他的妻。

远远地走来一个红色的身影，扛着一个沉重的摄影机。陆枫叹了口气，四处看了看。赵伯州正在旁边观察工作场所，随时准备上去帮忙。陆枫一把拽过他，指了指那个身影，"交给你了，帮帮忙。"

"哎哎，人家找你的，你让我去……"

"帮帮忙，帮帮忙！我能应付还找你吗？"

"我说，你就是结婚太早了。我觉得人家陈记者就不错，又年轻又漂亮还有激情，挺好的！"

"好个屁！"陆枫烦躁地骂了一句，转身离开，"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嘛！"

陆枫嘟嘟囔囔地离开赵伯州，远远地看见五班班长几个人正在那儿修整一个猪圈，便不管不顾地一头扎了进去。

陈苗看见陆枫钻进修整猪圈的人群，正奋力牵住一头捣乱的肥猪，本能地按了下快门。赵伯州笑呵呵地和她打招呼："陈记者，又来采访陆枫啊？"

"啊，是啊，上次没采访完，我来看看陆营长有时间吗？"陈苗大大方方地说，撩开红色羽绒服上的帽子，里面还戴着一顶同色的小绒线帽，保暖又时尚，还方便交流，不妨碍工作。

赵伯州到现在还没见过谈笑，刚来救灾的时候，他曾经打趣地对陆枫说："能见到你媳妇，就算无憾了！"现在见到陈苗，心想：谈笑还能美过陈苗吗？这样的美女见过也无憾了！不过他毕竟是指导员，心中想得再如何，面上还是一本正经的。打了个哈哈，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你也看见了，陆副营长是大家的主心骨，每次都身先士卒，越是艰苦越是困难越有他。要找他啊，可是难了！"